



九朝編年備要卷第二十九

凡六年

徽宗皇帝

起庚子宣和二年
止乙巳宣和七年



庚子宣和二年春二月趙良嗣使金

女真使
同呼慶

持其國書來請別遣使通好因遣良嗣往猶以買馬為名其實約夾攻契丹取燕雲舊地也第面約不賫國書○時女真出師三路攻遼國上京是夏良嗣等青牛山追及阿骨打遂從至上京觀攻城不旋踵而破時王黼奪上供綱為應奉之用漕運不至者累月恪為戶部尚書上言曰國家定都於梁非有山河形勢以臨天下也直仰汴渠之運以養百萬之師而綱運自去秋絕不至將有匱乏之憂且以天下奉一人臣子不敢憚今珍異之物充於大臣之家而奉上者曾未十一是傾天下之財為國斂怨上以諭黼黼取下卸司運數以進且請治恪面謾之罪恪復言黼

所進卸運數蓋併應奉司綱在其中屬戶部者十之一二爾詔恪罷知滁州

夏五月祭地

○竄朱夢說

編管池州夢說以布衣上書論官寺之權太重也

六月祭京

致仕仍朝朔望

時京子攸儵儵孫行皆至大季士視執政而儵尚帝女他至侍從者二十餘人尚方賚予無虛日廝役皆至大官勝妾至封夫人然公論益不與而上厭之至是請老詔京致仕依舊神霄玉京萬壽宮使仍

復元豐保甲舊制

罷京東西保甲餘路並依元豐舊制 秋

七月嚴文臣起復法

詔非邊防勿起復

九月金使來

趙良嗣至上京與阿骨打議約大抵以燕本漢地欲夾攻契丹使女真取中京大朝取燕京許之遂議歲賜良嗣初許三十萬而卒與契丹舊數良嗣曰燕京一帶則并西京是也阿骨打亦許之遂以手札付良嗣約以女真兵自平地松林趨

古北江南朝兵自白溝夾攻不然即難依已許之約仍遣使偕來止作新羅人來朝見其國書略曰大金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蓋緣素昧未致禮容酌以權宜交馳使傳趙良嗣等言燕京本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雖無國信諒不妄言若將來貴朝不為夾攻即不依得已許為定具形弊幅冀諒鄙悰 馬政使金 國書略曰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書致罰契丹逃聞為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閔歲燕幣依與契丹舊數仍約毋聽契丹講和差政之子廣從行

童貫第○冬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加

梁師成太尉

師成累遷河東節度拜太尉提舉明堂時上留意禮樂符瑞事師成特以穎悟善逢

迎買恩寵上實以隸人蓄之凡御筆號令皆主於師成於是入處殿中多擇善書吏習做奎畫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

陰切用人之柄權勢熏灼一時嗜進之徒爭先赴趨之王黼以父事之執政侍從出其門者不可勝計師成自謂為蘇軾出子訐于上曰先臣軾何罪時天下禁誦軾文其尺牘在人間皆深藏至是始復出

十一月余深

罷深嘗諫上以取閩中花菓之擾王黼曰此太平末事不足罷又曹輔初得館職乃深除之而輔兄弟有為深門客者至是言者謂輔為深所使深遂求退出知福州以王黼為太宰○方臘

反陷睦歙等州命譚稹討之睦州青溪有洞曰幫源廣四十里羣

不逞往往囊橐其間方臘家有漆園時造作局多科湏諸縣抑配而兩浙皆苦花石綱之擾臘以妖術誘之數日之間哨聚響應者至數萬人遂以誅朱勔為名縱火大掠驅其黨四出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賊敗死遂陷睦州殺官兵千人於是壽昌分水桐廬等縣皆為賊所據僭號改元永樂○陷休寧縣執知縣趙嗣復脅之使降面斬二士以恐嗣復嗣復罵

曰自古妖賊無長久者爾當舍逆以從順因我以歸朝廷朝廷必宥爾柰何使我降賊何不速殺我賊曰我休寧人也公宰邑有善政前後官無及公者我忍殺公乎委之而去未幾命嗣復知睦州進官二等○陷歙州將官郭師中士曹椽粟先守獄詬賊遇害○陷杭州守臣趙震道廉訪趙約死之○陷衢州彭汝方死之○陷處州縉雲尉詹良臣禦賊為所執欲降之良臣罵曰往年王綸反戮於淮南王則反磔於河北同惡無少長皆棄市今不鑒前禍猖獗至此旦暮官軍至爾肉餒狗鼠矣賊怒割其肉使自啗之且吐且罵死不絕声良臣晚以恩得官時年七十上聞而憫之官其二子○陷剡縣知縣宋旅死之○犯杭州王稟敗之于城外又敗之于桐廬○犯越州守臣劉鞬敗之○青溪令陳光以棄邑先遁尋伏誅

十二月以陳過庭為御史中丞時睦寇猖獗過庭言

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賄賂狼籍罪惡彰著宜正

典刑以謝天下時論騷之盜宋江平江犯淮陽及京西河北至是入海州界知州張叔夜設方略討

捕招降之

辛丑宣和三年春正月改譚稹為兩浙制

置使以童貫為江浙淮南宣撫討方臘初臘

之亂王黼方鋪張太平惡聞有外寇且峻責浙西提刑張苑勿張皇生事因不敢實奏賊遂不可制至連陷數州上大恐中都為震始遣譚稹稹逗留不時進及賊入杭乃遣貫行時北征事起陝西勁兵多聚輦下盡發以往上微行送之握貫手曰東南事盡付汝有不得已者竟以御筆行之大赦以復熙豐舊制也罷蘇杭造

作局先是二州置局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王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綉諸色匠人日役數千而財

物所須悉科於民民力困重上嘗罷之諂諛人猶責其工二程進奉不絕未幾復置至是以方臘亂浙西悉詔罷之

月罷御前綱運禁般載花石入京初江淮發運司於真揚楚泗各有轉般倉綱運兵士各

有地分不相交越每舟虛二分客私商以利舟人又載鹽回運兵士稍便之後因內侍何所折以宿州靈璧縣山石進御前又朱勔以江浙奇花菓木起綱發運司新裝舟船撥充御前綱以載花石其餘弊舊者以載綱運直達京師而轉般倉廢矣綱多重載不容私商又蓋法變改無回運舟兵苦之多三逃亡而為盜糧運不繼至是罷花石綱使之搬運糧道

月親試舉人賜何渙以下六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詔梁師成下使臣鄧宏曹組特令就殿試

賜同進士出身是春日有青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

如水波周回旋轉將暮而稍止是時睦夏四月貴妃賊未平人多憂之以謂禍難必未已也

劉氏薨追謚明節皇后

劉氏本酒家保女也性穎悟能迎旨合意林靈素以

左道得幸謂上為長生帝君謂妃為九華玉真安妃每神霄降必別寘安妃位

方臘平

童貫與王稟劉

鎮兩路軍預約會於睦歙間包幫源洞表裏夾攻至是鎮與楊可世馬公直率勁騎從間道奪賊門嶺平旦入洞賊二十餘萬眾腹背抗拒轉戰至晚兇徒糜爛流血丹地火其屋萬間稟以奇兵斬賊五千餘級鎮所斬亦如之釋脅從者數萬并其妻孥兄弟偽相侯王共三十九人振旅凱還奏捷于朝其表有曰孰謂廉頗之已老尚堪李靖之一行又曰遂成希世之功等語識者笑之○臘破六州五十二縣殺平民二百餘萬王師自出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臘至八月始伏誅○尋赦江浙淮南等路改睦歙二州為嚴州徽州五

月金使來

詔國子司業權邦彥內侍童師禮館之未幾師禮傳旨邦彥曰大遼已知金人海上往還

難以復如前議論金使令歸邦彥驚曰如此則失其歡心曲在朝廷矣師禮入奏復傳旨候童貫回議之二使留闕下凡三月餘方遣人送歸國書只付其使回不復遣使後曷魯等自海上歸至其國阿骨打得書意朝廷絕之乃命其弟國相勃及烈并粘罕兀室等悉師渡遼而西用遼降人余覩為先鋒趨中京

竄陳過庭張汝霖

初過庭為中丞日乞罷冗官之以御前使喚為名者汝霖為京西轉運請罷進花菓上既嘉納矣至是王黼露章劾之以為爵祿泛濫政事猥并極天下賦入殆不能支而議者弗為此圖乃敢懷姦興謗每於奉上之事動欲侵損如過庭欲廢御前使喚之人汝霖違令更不歲進花菓伏望留神自今有此必正典刑於是過庭自知蘄州貶黃州汝霖貶均

閏月置應奉司命王黼及內侍梁師成

領之初方臘之亂黼承上意罷蘇杭造作局及諸所局而內侍復以言動黼黼大悔悟且懼失權勢乃乞創應

奉局于私第而自領之黼言臣累奏士大夫懷姦弗悛抑損
應奉意在妄為譏謗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摠領以杜姦謀
從之仍令梁師成摠領於內於是右司周武仲見黼論其不
可黼變色曰九式九貢正周官太宰所職由是不悅武仲黼
自蔡京致仕悉反其所為當時聲稱翕然而黼既得位乘高
勢而為邪多蓄子女玉帛以自奉稍襲京迹及應奉司之置
黼為上宰而親領之奪發運漕輓之卒以為用戶部不敢詰
四方珍異之物充牣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纔什一每陪扈
曲燕至為俳優鄙賤之技以獻笑取容○時鄆王楷有寵或
妄傳有廢立意黼知中外嫉已不自安欲以是為奇貨東宮
長子諶已除節度使封國公黼言於上以為皇孫始封但當
為觀察使召宮臣耿南仲至第令代東宮奏辭諶官竟奪
節度使而童貫亦陰附之謀搖東宮矣
六月河決恩州○黑青出
洛陽京畿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黑不能辨眉目夜出掠小兒傷食之蓋黑青云如是二歲乃息
秋八月

童貫進太師譚稹加節度○冬十月童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諸路蝗

壬寅宣和四年春正月加梁師成開府內侍

官謂之家臣自古無賜坐者其在禁中則不可知外庭未嘗見也時童貫為太師領樞密院視宰相師成為開府亦視宰相每春秋大燕巍然坐於執政之上與人主講勸酬之禮且家臣為師傳於義尤悖貫以領樞密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即自屏後入內復易窄衫與羣闈為伍出則為大臣當躡貌之禮入則為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
二月

兩雹○二月幸秘書省太學命祭酒韋壽隆講書司業權邦彥講

詩下遼主天祚奔夾山耶律淳立金人攻陷遼中京中京奚武

國也遂引兵至松亭關以與我有各不過關之約止引兵由其西而過遼主天祚先已引避又聞女真用余覲為前鋒蕭奉先曰余覲宗支也豈欲亡遼不過求立其甥晉王爾何惜一子伐其姦謀遂賜晉王死晉王賢而死非其罪聞者揮涕自此人心益攜有言余覲將至者天祚震驚率騎兵五千奔雲中留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燕王溥守燕天祚至雲中遂取馬三千疋入夾山因謂蕭奉先曰使我至此皆汝之由汝急去人不汝容奉先慟哭辭去行二十里為左右所殺溥守燕二十年得人心天祚既奔夾山李處溫與其弟處能及子奭及都統蕭幹挾怨軍謀立溥乃率燕京數萬人勸進溥慟哭不得已即位改怨軍為常勝軍自號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天祚為湘陰王溥主燕雲平上中京遼西六路而沙漠以北諸番部天祚主之猶稱保大二年遼國自此分矣金人追至雲中蕭查刺降進追天祚幾及凡行帳輜重寶貨及其幼女盡俘獲之○天祚有四子長趙王次晉王次秦王次許王晉王有人望秦王母元妃之兄蕭奉先慮秦王不得立密圖之

會晉王母文妃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余覲撻曷里妻嘗過余覲家奉先密告其結余覲將立晉王尊天祚為太上皇撻曷里妻等皆伏誅文妃亦死獨留晉王余覲聞之懼遂擁千餘騎并骨肉叛歸女真天祚遣追之及於閭山眾議若擒余覲送奉先則吾曹皆余覲也不若縱之為利皆曰諾於是給云追之不及余覲既亡奉先懼諸將皆叛乃峻加爵賞以慰其心

夏四月命童貫蔡攸帥師巡邊 耶律溥既立遣使來

告謝上以天祚在夾山溥安得擅立令雄州却之遂遣貫勒兵十五萬巡邊攸副之下詔復幽燕故地仍以三策付貫如燕人悅而取之因復舊疆上也耶律溥納款稱藩次也燕人未復按兵巡邊下也貫啓行上微出北郊餞之○貫之遣也鄭居中力陳不可又謂蔡京曰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貫遣張寶趙忠諭耶律溥舉國內附溥執二人斬之

加高俅開府 舊制殿帥早朝退至殿門於宰執閣子階下相揖捲簾二三尺以為禮俅以隨龍人

不數年至太尉至是又加開府恩比宰相每遇王黼於路則分道而行傳呼相揖故事盡廢矣

五月我

師與遼人遇戰失利六月退保雄州

童貫至高陽關

駐軍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出於不得已之意如敢殺人並從軍法若有豪傑以燕京來獻除節度使遂命种師道盡護諸將分西兵為兩路師道總東路之兵屯白溝辛興宗總西路之兵屯范村又分麾下兵授詵從師道行耶律淳遣大石林牙領一千五百餘騎屯涿之新城貫遣馬廣齋軍書入燕大石林牙謂其使人王介儒曰過河語童貫欲和即還作善鄰不和請以兵相見毋令諸軍徒苦也前軍統制揚可世信詵言謂燕人久欲附必迎王師止將輕騎數千過界趨蘭溝旬先遣人以旗榜渡河橋開示大石林牙見之曰有死而已可世為所掩被傷而退淳益兵二萬遣蕭幹統之將渡白溝諸將皆欲迎戰師道如貫約曰不可妄殺諸將憮然翌日虜亟來攻我堅壁不動虜尋退蕭幹迎戰

於范村甚力興宗遣揚可弼救之仍自督戰虜乃却凡駐十二日師道興宗以賊勢尚熾乃議還師退保雄州其日北風大雨雹虜兵大至以背盟詬我薄暮始還營於界河虜遂至城下使來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舍此不圖而欲射利棄好結豺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貫遣參議官劉韜與虜使介儒議再修好○始和詵贊取燕及見事寔異又使其子璟詣蔡京以為不宜取其反覆類此○於是童貫以為契丹尚盛和詵侯益探報不實妄請興師乞行軍法上聞師敗

耶律淳死遼人立其妻蕭氏

為太后

蕭幹與大石林牙立淳妻蕭氏為太后改元德興○八月阿骨打追襲天祚于國崖擒其都統蕭規

天祚脫身去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阿骨打遣偏師七千擊破之於是乘勝遂因秋成並邊牧馬休兵屯奉聖州之東

秋七月初收經制錢

去夏命陳遘經制江淮荆浙福建七路諸司財計置

司杭州至是講請七路興賣田宅契錢每一貫足增收
二十文通舊毋過一百文省充經制移用經制錢始此

月竄宋昭

上書極言遼國不可攻金人不可隣異時金
人必先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李良

嗣等言極激切至謂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
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
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仍乞親自奉使以和解
其事詔朝散郎宋昭上書狂妄除名勒停編管海州初師行
即詔妄議北事者即罰無赦執政廷臣時無一言獨昭上書
言其事遂坐之○龍圖閣直學士任諒亦論時相書論耶律
氏不當滅絕人
初以為狂也
疑吾有謀兼又未嘗先報師期輒進兵取中京移軍白水泊
襲破天祚行帳既占雲中府山後州縣忽聞童貫舉兵阿骨
打與羣酋議恐爽約自我或南朝徑取燕則歲賂不可得遂
專遣使來烏歇等奏如聞貴朝遣童貫舉大兵壓境不報本

金使來

李董烏歇高慶裔等來初朝廷
回書附其使還不遣報使金人

國故遣臣來聘館伴趙良嗣答曰聞貴朝取西京雖不得報
已令童貫舉兵以應夾攻之約彼此不報不在較也上待烏
歇等甚厚賜予不貲至輟御茗調膏賜之引登明堂入龍德
宮蕃衍宅別築離宮無所不至禮過契丹數倍而慶渤海人
桀黠知書雖外為恭順稱藩頌德而眉眉求故例不已烏歇
等又詣王黼第計事面授回書略曰所有漢地及夾攻並如
昔議慶裔曰夾攻一段且莫是候本國兵來否良嗣曰
縱本朝乘勝下燕亦與已許歲幣初不必計先後也

趙

良嗣報使

馬擴副之

我師再舉遼高鳳郭藥師

以易州涿州來降

自耶律淳死蕭后專政契丹恐漢
人應南軍將謀殺之時管常勝軍

郭藥師有意歸明而四軍蕭幹聞我師再壓境忽自燕來涿
州藥師以為圖已乃召蕭幹開燕欵密說其歸我幹不從而
去藥師以幹嘗薦已不敢害之即召所部說曰天祚失國女
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之時於是萬口響

應囚監軍蕭餘慶遣使奉表來降時高鳳亦以易州來歸童貫自河間復回雄州時已在道藥師至受之以其軍八千并易州義兵五千並隸劉延慶為鄉導軍聲大振○初貫攸回軍至河間二人既敗事相持而哭但招集亡潰莫保雄州而已忽知中山府詹度奏耶律淳死燕人有越境而至者於是王黼復有覬倖之心鄭居中又以為不可不聽詔貫攸無歸異議者斬召諸道兵三十萬復欲用种師道為帥師道力辭又造堂曰太祖嘗出收燕山圖示趙普普曰此必曹翰所為然翰能取之陛下使誰守之太祖遂卷圖而入如師道非才豈敢望翰今朝廷謀帥設有如翰者又使誰守之於是師道以避事落節度而更以劉延慶為都統制約九月會三閩屬蕭后遣蕭容韓昉來奉表稱藩貫攸視副本止云納款稱臣揮之而去曰須納土乃受昉笑曰納款即納土也

冬十月我師潰于盧溝

河

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州趨新城劉光世楊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遂會于涿州時兵衆五十萬進駐盧溝河

契丹四軍蕭幹亦於燕城十里外築壘與我師相拒日遣騎渡河擊我嘗縱兵犯中軍藥師言四軍者既以全師抗我則燕城必虛宜遣輕騎襲之延慶即用其策選常勝軍并西兵五千騎間道襲燕夜半渡河銜枚而進質明常勝軍五十騎雜鄉人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燕城七門各以二百騎守之下令曰燕人盡降契丹盡殺不意契丹兵尚多而我師已驕所至紛然肆掠藥師遣人諭蕭氏使降不從我師與虜合戰至晚不解蕭幹知我師入燕亟來救或告藥師城外塵起必有救兵至諸將皆謂延慶遣兵來助登高望之則燕王塚上立四軍旗矣四軍兵自南門入人皆死鬪藥師屢敗奔門不得出盡棄馬縋城而下死傷過半還者數百騎而已時大軍屯盧溝河者未動蕭幹兵纔數千得漢兩人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聞漢十萬吾師三倍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舉火為應殲之無遺陰逸其一人歸報既夕而遁眾軍遂潰自相蹂踐而死幹遣騎來追至涿水北乃回自熙寧以來所積軍實掃地盡矣上始知藥師但跳入燕城尋已退遁而延

慶師潰手詔責貫攸等
曰吾今不復信汝矣

十一月庚午郊

王黼言郊日陰雲解剝陽

景來臨壁月垂耀信星彪列非霧非煙旁礪
晡霽已事而退密雪四委乞拜表稱賀從之

金使來議

割燕山地

初朝廷與女真約但求石晉故地初不思平營灤三州乃劉仁恭以遺契丹故女真不肯

割蓋王黼踈繆如此至是趙良嗣馬擴見阿骨打於奉聖州

金主令其弟國相蒲結與計事蒲結以往歲不遣報使今歲

出兵失期為言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

六州謂薊景檀順涿易也良嗣答以兩朝皆以信義為主元

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與之辨論數四卒

不從於是以前國書付良嗣等使與其使偕來仍留馬擴於軍

趙良嗣報使

送金使還且求營平灤三州

十二月金人

入燕

初童貫蔡攸再舉不能下燕懼無功獲罪密遣其客王瓌由飛狐路禱阿骨打令圖之瓌見阿骨打具言

貫兵已壓燕境乞如約夾攻阿骨打遣瓌先歸遂分三道進

兵粘罕趨南暗口撻懶駙馬趨北牛口阿骨打趨居庸關時

馬擴隨軍行阿骨打謂擴曰我初聞南軍到盧溝有入燕者

我心亦喜將斂軍歸國却聞劉延慶一夜燒焚而遁何至此

耶一兩日間到關汝觀我家用兵有走者否契丹聞阿骨打

至奔關而遁遂入庸居關軍皆辱食時到燕蕭氏聞居庸失

守夜率蕭幹等出奔行五十里金人遊騎及城統軍蕭乙信

開門納之於是宰相以下皆降阿骨打遣五百騎護送馬擴

歸朝遼蕭氏犇夾山

金人之入燕也大石林牙以蕭氏歸遼主延禧于夾山延禧殺

蕭氏蕭幹以奚

是歲高麗王俱死

子偕嗣俱在位三十八年

癸卯宣和五年春正月金使來趙良嗣報

使

先是良嗣至軍前阿骨打曰平灤等州若必欲取并燕京不與汝家矣以國書副本示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

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罕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熟計若不早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無留我疆於是遣李靖王度刺撒母與嗣良偕來靖既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上亦特許遂命良嗣與靖再使良嗣偕靖抵燕京見阿骨打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耶阿骨打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阿骨打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常勝軍亦當還我吾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耳豈無曲直耶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為金人謀嘗以詩獻之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要我不已然金人自以分軍護送虜獲東歸又山後告急以天祚謀復故地而張穀據平州不能無懼自南使過盧溝悉斷橋梁焚次舍亦恐我不從而自防也良嗣等留雄州以國書迺奏其略云貴朝兵不

克夾攻特因已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五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僮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退過界之兵詔復遣良嗣自雄州再使金國國書略曰本朝與貴朝通和每曲從所欲以成交契今代稅之物悉如來諭阿骨打大喜遂議雲中地兀室曰皇帝言趙皇大度我增百萬一言不辭今求西京何辭以拒然其民却待遷去良嗣曰若止空城安用之兀室笑曰此無他皇帝意欲南朝犒賞諸軍爾

金使來盧益報使

寧述割王度刺撒母盧持誓書草同良嗣來求西京犒賞金帛引對

二月

上許以二十萬乃遣兵部侍郎盧益等持國書及誓書議交燕京日子良嗣與寧術割皆言虜許還西京且求犒軍物二十萬而國書并誓書乃無一語及西京者

夏四月金人來歸燕京六州

先是盧益與金使寧術割至燕山金人止之以候犒師金帛已乃得見兀

室等先索誓書觀之片字畫不謹屢却回令至京師易之益等諭以主上親御翰墨示尊崇大國之意猶不聽凡改更三四朝廷皆曲意從之且言近有燕人趙溫訊李處能等逃去南朝須先見還方可議交燕地趙良嗣諭宣撫司縛溫訊與之既至粘罕釋其縛以為用遂遣揚撲以誓書及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來歸且索米二十萬石○初祖宗時虜使至待遇之禮有限不示以華侈且以河朔甫近都邑故迂其途多其里堠次第為之燕犒而後至皆防微杜漸意也及王黼之遣趙良嗣惟務速以擅其功與其使人限以七日自燕山至闕下凡四五往返然每至輒漸加禮誇之以富盛金人因是自負要索不已黼遂許以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數外每歲更添燕山涿易順景檀薊六州代稅錢一百萬緡金人既得所欲乃許我又索營平二州則曰海上脚跟底元約石晉所獻之地當如元約於是無辭又索雲中一路則曰雲中久為我有中國安得之中國亦無如之何姑欲得燕山且掩挫敗之醜以塞中外之議因割燕山府涿易檀順薊景為一

路而歸其代稅錢一百萬緡又議折中國貨物以補其闕於是又遣良嗣議抑物凡緡三十萬疋絲綿稱是虜人每喜南貨故雖木錦亦二萬段香犀玳瑁椀楪匙筋皆折閱倍償之至如龍腦每兩折八貫則皆良嗣其中為姦也約既定復索禮數因盡還其待大遼敵國之禮唯不稱兄弟而已燕山之北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乃金人之來路凡此數關蓋天所以限蕃漢也一夫守之可以當百朝廷之割地若得諸關則燕山之境可保矣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為契丹阿保機陷之後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為平州路至石晉之初阿保機子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順景薊涿易諸郡建燕山為燕京以轄六郡號為燕京路而與平州自成兩路始朝廷自海上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蓋初謂燕之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異路也由是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州路金人既據平州則關內之地蕃漢雜處故幹離不

至自平州入寇此當時議
割燕雲不明地里之誤也
童貫奏蔡攸入燕

貫攸帥師入燕先曰

交割後曰撫定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為金人席卷而東

朝廷捐歲幣數百萬所得空城而已粘罕猶欲止割涿易阿

骨打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海上初約燕人

歸南朝奚契丹渤海人皆屬金國而郭藥師等渤海人上下

方以為撓議欲對換宣撫司檢點文字李宗振謂不若取燕

地富戶為之却收其田宅既可瞻常勝一軍為用又不煩朝

廷錢糧童貫然之遂亟奏稟王黼

赦兩河燕雲路

童貫

許焉蓋獨以常勝軍為童貫而已

蔡攸奏撫定燕城燕城老幼權呼迎謁南向焚香上祝聖壽

又言燕山父老皆謂自冬至春不雨昨日王師撫定兩澤隨

至王黼即率百僚表賀遂降曲赦○初盧益與金使寧木割

等來具言金人許西京及益與楊撲復來國書姑載交西京

邊界等路而誓書不及西京朝廷惟信趙良嗣等虛辭謂虜

誠許歸我雲中故曲赦并及山後然當時實未始得山後土

地也其後頗得武朔

五月王黼加太傅總治三

省事

詔黼已除三公依蔡京例總治三省事

祭地○金阿骨打死

弟吳乞買立

改元天會號阿骨打為太祖大

遼張穀

以平州來降

穀燕人仕遼知契丹必亡盡籍丁壯得五萬潛練兵為備金人既下燕粘罕謂參政

康公弼曰我欲遣兵擒張穀何如公弼曰若加之兵是趣之

叛也公弼昔居此州願往伺而圖之遂見穀諭金人之意穀

曰契丹八路今特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

幹耳厚賂公弼公弼達其語於粘罕粘罕信之改平州為南

京加穀同平章事至是吳乞買新立遂遣左企弓等歸時燕

人患遠徙私訴於穀曰企弓不謀守燕而使吾民流離至此

近聞天祚復振若明公仗義首圖興復先責企弓等罪而殺

之縱燕人歸南朝宜無不納如金人復來內用平州之兵外

借南朝之援何懼乎穀召翰林學士李石問之石以為然遂拘企弓數其罪殺之石與三司使高履因詣燕山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穀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母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為我患安中入其語送石履赴闕改石名安弼履名黨又延康殿學士趙敏脩者乃遼相李處能也於是敏脩安弼黨三人日詣王黼白事朝廷多從其說穀遂竟以平州來附金人聞穀叛遣閣母國王將騎二千討之穀率兵迎拒金人以兵少不交鋒而退大書州門有今冬復來之語穀即妄以大捷聞于宣撫

六月加朱勛節度
以燕山之役勛馳驛傳命

秋七月童貫致仕
初貫上表告功落節鉞為真故也

與蔡攸歸自燕山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共薦譚稹為宣撫副使交雲中之地貫尋命致仕稹遂為宣撫仍駐河東然金人以燕山地要害實不我與但浮沉其辭而我之使人昧利貪寵欺誑朝廷因是日生希覲稹出師至太原會吳乞買初

立猶未暇治山後故朔州韓正應州蘇京蔚州陳栩皆通款于我稹即除官因任朝廷謂稹有嘉靖之功尋遷少保云

禁元祐學術
中書省言福建路印造蘇軾司馬光文集詔令毀板今後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

○明年又申嚴之冬又詔曰朕自初服廢元祐學術比歲至復尊事蘇軾黃庭堅軾庭堅獲罪宗廟義不戴天片文隻字並令焚毀勿存違者以大不恭論靖康初罷之

八月辛巳朔日當食

不見
陰雲蔽之王黼乞付史館

遼將夔離不犯燕山我師

敗之
夔離不者肅幹也金人既陷燕京幹就奚王府自立為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時奚人飢幹出盧

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甚銳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童貫自京師移文王安中詹度郭藥師等切責之已而安中命藥師大破其眾乘勝窮追過盧龍嶺殺傷過半幹遁去尋為其

下所殺傳首京師○先是詔以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郭藥師同知藥師以節鉞欲居度上度稱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兼常勝軍橫甚度不能制朝廷恐其交惡九月以度與知河間府蔡靖兩易其任靖有城府至則開懷待藥師藥師亦重靖稍為損然終不得其柄也藥師在燕山凡有所請朝廷無不從又遣部曲商販諸路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下及小璫無不喜之者時常勝軍及鄉軍號三十萬戍兵惟九千人無能為也藥師及燕人終不改左社時人比之祿山○明年春童貫自真定瀛莫入燕山搗常勝軍奏請河北置四總管中山辛興宗真定王元河中楊惟忠大名王育令招逃卒及刺游手之人為軍又請專委蔡靖知燕山召王安中還朝皆從之貫尋入京

冬十月雨木

冰○十一月班御註列子莊子

詔國子監刊御註冲虛至

德真經南華真經頌之學者

幸王黼第觀芝

黼專結梁師成既為相再賜第於城西開

便門與師成宅對街以相往來及燕山告功黼益得意乃妄言家之屏風生五芝請上臨幸上既幸黼第又自便門過師成復來黼家駐蹕因黼自出傳旨支賜命放散侍從百官於是禁衛諸班直爭願見上始謝恩不肯散因大詢詢師成譚稹乃扶持上出撫諭之已而復入夜漏上五刻乃開過龍德復道小墻所謂鹿寨門者以還內官者十餘人執兵衛之而去三衙衛士無一人得入者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

金人陷平州

張穀又遣其弟來通欵朝廷授穀節度世

始少安祖宗以來臨幸未之有也襲平州令李安弼齋詔仍以金花箋御筆付其弟授穀時外廷莫知其端燕山路轉運趙良嗣力爭以為不可恐必招女真之兵朝廷不從穀聞安弼至率官吏郊迎金人謀知之以千騎襲破平州得朝廷所賜穀詔穀挺身走燕山其弟懷御筆以走又為金人所得自是歸曲朝廷累檄宣撫司取穀朝廷不得已命王安中縊殺函首送之未幾金太子窩里字由

平州路將入寇矣

十二月金使初來賀正

初賀正旦也

招河

東義勝軍

譚稹奏常勝軍恣橫乞於河東別招一軍分其權勢優其餼廩號義勝軍凡五萬人多燕

雲降卒也

甲辰

宣和六年春正月御樓觀燈

上元節也故事天子

御樓觀燈則開封尹設次以彈壓於西觀下上時從六宮於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幕深密下無由知眾中忽有人躍出墨色布衣若寺僧童行狀以手畫簾出指斥語執于觀下上怒甚令中使傳旨治之箠掠乱下又加炮烙詢其誰何略不一語亦無痛楚之狀又斷其足筋俄施刀鬻血肉狼籍上大不悅為罷一夕之權至暮竟不得其何人付獄盡之○明年八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而言曰太祖皇帝神宗皇帝

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所云為者乃於獄中盡之

措置

書藝所

生徒以五百人為額

二月陳瓘卒

于楚州范純仁晚年益以天下自任

尤留意人才或問其所儲人才可為今日用者荅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蓋言瓘可以獨當天下一重也宣和之末人憂大厦之將顛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睢陽劉安世亦嘗因瓘病使人勉瓘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瓘彈蔡京疏謂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論者推其先見○瓘嘗為別試主文蔡卞聞瓘欲取史學將因此害瓘而遂禁絕史學瓘乃於五名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學稽古之士瓘嘗曰隨時所以救時不必自快目前也○蔡京知瓘才待之加禮瓘不肯附麗恬於進取雖諸公交薦逮居言職所疏姦惡雖死不避也嘗曰彼則舉爾所知此則為仁由已○

靖康初贈諫議大夫官其一子

三月金人來勾糧

金人遣詣宣撫司索所許糧二十萬

斛譚稹曰二十萬斛豈易致耶兼宣撫司未嘗有片紙隻字許糧之文其使曰去年四月間趙良嗣已許矣稹曰良嗣口許豈足憑耶終不之與金人怒及舉兵亦以此為辭云

閏月京師河東陝西

地大震

去冬及正月地震至是又震宮中殿門皆搖動且有聲河東陝西尤甚蘭州地及諸山草木悉沒入

而山下麥苗乃在山上朝廷遣右司郎官黃潛善為察訪因按視焉及歸圖進曰震而已所傳則非也上意遂安潛善又以迎合銅錢事

夏四月親試舉人

賜沈晦以下八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除戶部侍郎時內侍梁師成益通賓客招賂賂士人納錢數千緡即令赴廷試以獻頌上書為名而官之至百餘人及唱第日侍於上前奏請升降皆出其口其小史儲宏者亦登第而執廝養之役如初

五月金使來

告嗣位也

六月科免夫錢

燕地雖號沃壤而金人席卷一空時常勝軍五萬與戍兵九千月給糧已

十餘萬石而他軍及官吏不與焉故悉出河北河東山東之力以饋給之纔一年而三路皆困蓋科配既大道阻且長率費十餘石至二十石始能致一石於燕山民力不堪上殊不樂欲罷王黼黼懼計無從出遂與省吏謀作免夫之令冀得少久其權乃下詔曰自燕雲之復兩河京東屢經調發民力已疲若不假諸路之力其何以濟可措置調夫京西八萬淮南四萬兩浙六萬五千江南九萬七千福建三萬五千荆湖八萬八千廣南八萬三千四川十七萬八千並納免夫錢每夫三十貫委漕臣限兩月足違依軍法尋降御筆諸路調夫以供邊計應宗室后妃戚里宰執之家及宮觀寺院雖特旨免科者一例均輸於是徧率天下所得纔二千萬緡而結怨四海矣。先是殿中侍御史許景衡言財匱民困元豐左藏庫月約支三十六萬緡今月支一百二十萬緡不急之務若營繕諸役及花石綱與吏負很多軍額冗濫又無名功賞非

常賜予皆黃緣僥倖干請無厭宜節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
近年常賦之外絹帛別有和買法買有常平司和買應副燕
山和買米穀則有和糴均糴有補上供和糴應副軍糧和糴
撥發司和糴州縣促辦府庫空虛無以償其直民間歲獲盡
輸諸官而猶不足則破產繼之見行鹽法名曰招誘商販其
實抑配編民况茶鹽祖宗舊法並俟歲終第其增虧今鹽法
乃逐季比較官吏畏罪希賞遂行口歛故每田一畝有歲買
鹽八斤者若此之類民猶不堪曾未聞以實告朝廷者唯知
奉行符檄以微寵耳不報禁衝改元豐法制犯者以大許亢宗
使金以著作郎為賀嗣位使亢宗至金國來流河虜酋所
居館燕悉用契丹舊禮如結綵山作倡樂尋幢角抵
之伎鬪雞擊鞠之戲與中國同但於衆樂後飾舞女數人兩
手持鑑上下類神祠中電母所為者莫知其說其國初無城
郭四顧莽然皆芟舍以居至是方營大
屋數千間日役萬人規模亦宏侈矣

秋七月置製

機衡所

以王黼摠領
梁師成副之

衛膚敏再使不至而復

校以

書郎為賀生辰使膚敏言虜生辰後天寧節五日今未聞虜
遣使吾反先之於威重已缺萬一彼不至為朝廷羞請至燕
山候之脫若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上以
為然至燕山金人果不來遂置幣而返

金人攻陷應

蔚等州○八月童貫落致仕兩河燕山路

宣撫

初金人納夏羗之請割拓跋故地雲中二千里遺之
止以朔武二州歸我至是夏人舉兵侵朔武地界譚

稹遣李嗣本禦之兵數交夏人未即退聽又金人以朝廷納
張穀屢出怨言及嘗借糧既許之矣稹不時給金人愈怒遂
攻應蔚逐守臣蘇京殺陳翊又滔飛狐靈立兩縣絕山後交
割之意朝廷罪稹措置乖方詔落太尉致仕除貫落致仕仍
領樞密院事河東北燕山路宣撫使是時遼主天祚在夾山
上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齋御筆絹書通意及天祚許歸則

易書為詔待以皇弟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十間文樂三百人天祚大喜貫之是行名為代禎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天祚來降自往迎之也是冬貫遣馬擴辛興宗使粘罕軍至雲中會粘罕已歸國留兀室權元帥責以庭參禮卒不相見第使高慶襲傳言以朝廷先遣誓書招納叛亡雖山後亦許難以便交擴歸告貫以虜情不測乞速營邊備貫不能用

大赦 以復燕雲 九月以白時中為太宰李邦

彥少宰 先是上待王黼異於他相名其所居閣為得賢治定且為書載賡堂以下凡九榜黼以父事梁師成

稱恩府先生黼第側有複道過師成家上因觀之就詣之始悟其交結狀歸而大悔乃拔時中邦彥共政以分其權而師成由此亦絀初上欲大用蔡攸既而悔之至是宣制罷因日蔡六豈堪作相攸遂落節鉞仍領樞密院事趙野左丞宇文粹中右丞蔡懋 冬十一月王黼致仕 ○罷應同知樞密院事

奉司 ○置講議局 十二月命蔡京兼領詔

法式滋多流品猥眾倖悖路啓民力匱 乏令尚書省置局講議命蔡京兼領 蔡京落致仕

領三省事 五日一朝至都堂視事時河朔青齊間盜賊 日熾動數十萬人內外窘匱莫能支吾上意

大不樂上曰崇觀間安至是哉又上意深勸于勤與中宮數有密議然無人敢當其事中宮贊上召故老大臣分付上以為然遂決意起京上又恐京年高不能朝參遂命其子條以時入對傳道君臣之意 ○先是蔡攸以弟條鍾愛於其父因條私撰西清詩話專宗蘇黃為言者所論攸白上請殺之上憫京老不許止落職勒停仍詔毀板 ○攸權勢日與父相軋輕薄者互煽搖以立門戶由是父子遂為仇敵攸累遷至太保燕國公 ○童貫欲收復雲中以奏議來上京主其說右丞宇文粹中對以虜誓書有俟挐天祚五七年 兩京河浙後徐議之說恐今興兵則釁端啓其議遂已

路水

時災異疊見都城有賣青菓男子孕而誕子尊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又有酒肆號豐樂樓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餘忽生髭鬚長僅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詔度為女道士

是歲河北

山東盜起命內侍梁方平討之

時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

困重以益額科斂加之連歲凶荒民食榆皮野菜不給至自相食於是飢民並起為盜山東有張仙者眾十萬號敢熾張迪者眾五萬圍濬州五日而去濬州去京師纔一百六十里而初不知河北有高托山者號三十萬自餘一二萬者不可勝計也遣方平率兵討捕之

乙巳宣和七年春正月遣使撫諭河北京

東

持親書手詔撫諭詔略云諭告河北河東盜賊唐鄧汝穎流移人戶方春田蚕宜使復業言念良民皆吾赤子

比緣用非其人政失厥中不能撫御安集使飢寒流離扶老携幼動以萬計轉而為盜非其本心為之惻然其赦厥罪仍放未納稅租以禮部尚書洪中孚為宣諭使詔許招降中孚急於成功奏請出降者齊民復當年賦役軍士依元額收願削兵籍者聽由是鄉黨子弟詭為盜以免稅卒伍有過竄名賊中皆得所欲大名尹徐處仁極言其弊中孚罷為宮觀處仁又移書宰相曰人窮為盜理之必至昔谷永有言諸夏舉兵萌於民飢饉而吏不恤興於百姓困而富斂重起於下然離而上不知齊和帝時蜀有齊狗兒之役或嘲羅研曰卿蜀人貪亂一至於此研曰若令家蓄五母之雞二母之彘床上有百錢布被甌中有數升交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不能使一夫之為盜况貪亂乎今朝下恤民之詔暮行害民之政丁寧懔惻之言悉成虛文而望四民安業盜賊不作難矣

金人滅遼

遼主天祚竄入陰夾

山金人以力不能入恨其不出謂出必得之天祚亦以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至是聞粘罕歸其國以几室代戍雲

中乃率韃靼諸軍五萬并携其后妃二子秦趙王及宗屬南來太石林牙諫之不聽遂越漁陽嶺而粘罕已回雲中故為金人所敗又畏中國不可杖乃謀奔西夏未至金人擒之削封海瀕王送長白山東築城居之踰年而卒遼國遂亡○遼契丹蓋東胡之種在橫山之南本鮮卑舊地元魏時自號契丹初大賀氏有八子號八部其酋長稱大人推一人為主得建旗鼓三歲一代至唐通天中陷營州至開元十一年可突干奉赤心之弟邵固統眾詔許襲王梁正明間諸部以耶律斡里少子阿保機為主阿保機并奚渤海諸國始建元神策不復受代自是常為邊患自保機至天祚凡九代

輸

米于燕山

以燕山糧匱自京師輸米五十萬斛以濟之

罷京東西弓

箭社

宣和四年提刑梁揚祖請置社既而邀功者取五等之籍悉入之民不堪擾滋起為盜故臣僚請罷之揚

祖落

三月朔雨雹○夏四月蔡京致仕

京自再領

三省未幾目昏不能親事事皆決於子條條威福自任同列不能堪一日京以竹紙批出十餘人令改入官與寺監簿或諸路監司屬官其間有不理選限者有未經任者有未曾試出官者及參選者仍令尚書省奏行右丞宇文粹中上殿進呈事畢出京所書竹紙奏云昨晚得太師蔡京判筆不理選限某人未經任某人未曾試出官參選某人皆令以改合入官求差遣上曰此非蔡京批字乃京子第十三名條者筆蹤京今次與事老耄無一能為專聽此狂生之言遂先罷條侍讀蓋將以是撼京而京略無引去意上乃召童貫使詣京諷之致仕貫既宣旨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必有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引退○自京為相不數年子六人孫四人為執政從官嘗有謝表云奉觴在庭子孫並列張蓋歸第父子同塗又宰相鄭居中子脩年億年劉正夫子早民阜民余深子章王黼子閱孚白時中子彥輝蔡卞子仍鄧洵仁子襄鄧洵武子雍並以曲恩列于侍從而阜民閱孚襄尤孺駮或始十餘歲時李會為左司諫上疏略曰尚從竹馬之遊已

選荷橐之列又曰未應娶婦已得任子天下以為名言

詔三公母領三省事

先是李邦彥為右丞日言政和初蔡京改令僕之名冠以公相之號總領三省自治令廳自此尚書遂無長官及京致仕王黼奏改公相廳為都廳既遷太傅則自領三省不避皆自營專權侵紊官制乞釐正之故有是詔

杖法

御筆除徒三年杖一百以下二年半杖九十可十七杖六十二下笞五十可十下四十八下三十七下二十六下十可五下

北

以累年應奉軍需盜賊劫擾流移頗眾故也

詔宗室復著姓

初宗正少卿趙

子崧入對上疑宗室出仕者皆著姓子崧曰熙寧舊法也上曰終是相踈御筆今後內外宗室並不稱姓時五年六月也至是子崧出守淮寧陛辭日為上言周曰姬氏漢曰劉氏唐曰李氏今無故去國姓非所宜乃詔復熙寧舊法並著姓○

按江休復嘉祐雜志云於故書中見真廟為壽王時申奏文字皆用姓

六月封童貫廣

陽郡王

國朝異姓非外戚無封王者蔡京用事持紹述之說以資姦謀遂贈王安石舒王其後何執中贈清

河郡王鄭居中贈策陽郡王及賞童貫燕

劉安世卒

安世

山功遂生封廣陽郡王王爵於是濫矣少從學於司馬光問行已之要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儻在言路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母老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諫臣汝父平生欲為之而不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若得罪流竄母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受命在職累年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諍或逢盛怒則執簡却立俟天威稍霽復前抗辭旁視者遠觀蓄縮聳汗目之曰殿上虎平居坐不傾倚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取則司馬光為人既老羣賢凋喪略盡巋然獨存是以名望

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常趨
走前後者使持書來啗以即大用默固勸為子孫計安世笑
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吾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光於地
下又可破戒乎還其書而不荅蘇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
真鐵

漢云 秋七月河東義勝軍叛 於黎城縣將官郝瑁
戰死遂招安之其三
千人奔 熙河河東路地震 有裂數十丈者蘭州尤甚
金國 倉庫皆沒河東諸郡或震

或 九月童貫復宣撫 金國以天祚成擒遣李用和等
來告慶其實虜將舉兵懼我為

裂 備尚揣我決請雲中地乃繆以好言入我雖謀言不一而羣
小欲雲中不以為信碩方預擇雲中守蔡攸薦聶山立召之
用和之來實使覘我且給言于上曰願詔童貫至

河東當授以雲中之地信之不疑詔貫再行宣撫 有狐升

御榻而坐 是月有狐由良嶽直入中禁 冬十一月
據御榻而坐詔毀狐王廟

丙戌郊 上纔下壇而密報虜將犯界左右秘之曰恐妨却
恭謝宰相亦不知也及恭謝畢宰相執又共匿之不

以 十二月金虜斡離不粘罕分道入寇 東
聞 之軍斡離不主之建樞密院於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

之軍粘罕主之建樞密院於雲中以時立愛主院事虜人呼
為東朝廷西朝廷於是斡離不之軍自燕山直犯河

北粘罕之軍寇河東陷朔武代忻等州直趨太原 斡離
不殺伴使傳察陷檀州薊州 先是金人既獲天

初日報謝通好也次日告慶得天祚也又次日賀天寧節也
使傳繼來河朔至京不惟供億疲弊而虜亦因以覘我道路

使我不疑及三使者歸虞部郎中陳桷為送伴使至境上虜
人已宣言大舉公為攘奪無常儀桷懼馳還時粘罕已蓄南

侵之謀會義勝軍三千叛奔之具言中國虛實又易州常勝
軍五百人亦叛歸粘罕由是劉彥宗余覲蕭慶力勸粘罕言

軍五百人亦叛歸粘罕由是劉彥宗余覲蕭慶力勸粘罕言

南朝可圖仍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粘罕遂決意入寇然尚
未顯然渝盟朝廷以故事命吏部員外郎傅蔡爲接伴賀正
旦使行至境上值幹離不入寇遂執蔡等責令投拜自副使
蔣噩以下皆羅拜臣服蔡獨不屈虜以兵脅之蔡亦不顧虜
首曰我以南朝天子失德故來吊伐察曰胡欲敗盟以此爲
兵端爾然自古之戰以曲直爲勝負南北敵國亦安知爾非
送死哉我惟有死而已膝不可屈也

童貫自太原逃

虜酋大怒執而殺之察堯俞從孫也
先是貫至太原乃遣保州路廉訪使者馬擴知保州辛
歸 興宗使粘罕軍前諭以交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餘悉
還金國且密窺其意擴等至境粘罕嚴兵以待却吏卒無越
境趣擴等庭參擴等力爭不可皆拜之如見阿骨打禮首議
山後事粘罕曰大聖皇帝初與趙皇跨海交好各立誓書萬
世無毀不謂貴朝違約陰納張毅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累
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給今當略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譚稹昧
大計輕從張毅之請上深悔之願相國存舊好不以前事置

曾中乞且交蔚應兩州飛狐靈丘兩縣粘罕笑云爾尚欲兩
州兩縣耶山前山後我家地尚復奚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
贖罪也汝輩可即辭我自遣人如宣撫司矣擴自雲中回至
太原具以粘罕所言告貫貫驚曰金人初立國邊頭寧有幾
許兵馬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此虜深恨本朝結納張毅又
爲契丹亡國之臣所激必謀報復擴固嘗閔白獨未蒙聽信
耳今猶可速作隄防然貫已陰懷遁歸之意矣粘罕繼遣王
介儒撒離拇齎書至太原貫軍中言納張毅渝盟事且言其
國已興兵辭語据甚貫亦厚待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
撒離拇曰兵已興何告爲相國軍自河東入太子軍自燕京
路入不戮一人止傳檄而定耳馬擴曰兵凶器天道厭之貴
朝滅契丹亦籍本朝之力今一旦渝盟舉兵相向豈不願南
朝百年積累之國若稍飭邊備安能遽侵撒離拇曰國家若
以貴朝爲可憚則不長驅矣後牒且來公必見之莫若勸童
大王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爲界用存宋朝宗社乃報國也
貫聞之驚蕙不知所爲即與參議官宇文虛中范訥機宜王

雲宋伯通謀赴闕稟議。貫將逃歸請太原帥張孝純諭之，以意孝純愕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搖是將河東與賊，河東失河北亦豈能保耶？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便能攻也。」貫怒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臣，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孝純？」撫掌嘆曰：「平時童太師作多少威重，臨軍乃畏怯如此！身為大臣，不能以死排難止欲，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下士乎？」貫翌日遂行，用九日至京師。 **幹離不陷**

燕山府郭藥師叛降之

知府蔡靖以幹離不軍壓境，命藥師張令徽出門為

備其夕，今徽遁歸，未幾幹離不至。藥師帥兵迎降金人，執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置軍中，以行。頤浩嘗奏燕山開邊其勢難守，雖窮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必無以善其後。上怒，落頤浩待制領職如故，繼又詔王安中以頤浩沮抑疆事，唱不可守之說，以疑眾心，陳不可行之事，以沮朝論，可以詔書面詰頤浩。此後應副有缺，或為國纖芥生事者，當坐以軍法。○初

蔡攸童貫力主藥師謂可倚任，沿邊巡檢楊時雍得其通金人書，繳上之，亦屢有告變者，皆不省。及報至京師，上左右不欲人間之，乃共匿其報。但曰：「藥師披圍耳，方議封藥師燕王張徽，令郡王割燕地與之，使之世守。」○幹離不留靖守燕，引兵向闕，以藥師為先驅。 **粘罕陷朔武代忻等州圍太原**

府

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戰勝負未決，義軍開門獻其地，進至武州，義軍亦為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

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義軍又擒嗣本以降，遂陷代州。虜入城，安撫使史抗父子三人迎戰死之。家人皆遇害，西路都巡檢李翼屯崞縣，虜遣嗣本降之，翼射却嗣本帥眾，堅守義勝。統領崔忠殺都監張洪，輔引賊入城，翼挺身闖達旦力不敵，被執虜欲臣之，翼怒罵不屈，與將吏皆遇害。翼臨死呼官家數聲，乃絕。金人至忻州，守臣賀權開門，張樂以迓之。粘罕大喜，下令兵不入城，遂拒石嶺，閔閔尤險隘。太原帥張孝純謀守閔之人，或曰：「翼景可命景景辭，又命耿守忠以八千人助

景景復辭孝純曰第如我語景不得已而往使守忠當前守忠至開啓而獻之虜景奔還。粘罕遂引兵圍太原知朔寧府孫翊來救兵不滿二千與金人戰于城下張孝純曰賊已近在近不敢開門觀察可盡忠報國翊曰但恨兵少乃復戰數日其兵皆盡為金人所殺罷花石綱及非泛上供并延福宮幹離

不犯中山府

詹度御之

詔罪已求言

童貫初得虜牒及開拆乃檄書

其言不遜貫與大臣及左右匿不以奏及議下詔求言而詔本數改易未欲下也李邦彥謂不若以檄書進呈激聖心冀求言詔亟下大臣遂於宣和殿以檄書進上

即下詔罪已求言手詔略曰朕獲承祖宗休德托于士民君王之上二紀于茲雖兢業存于中心而過咎形於天下蓋以寡昧之資籍盈成之業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搢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酷

摧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灾異謫見而朕不寤庶衆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帥師募衆勤王捍邊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不限常制草澤之中懷抱異材能為國家建大計定大業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其尤異者以將相待之中外臣寮上庶並許直言極諫實封投進雖有失當亦不加罪

李鄴使金虜

告內禪且求和

庚申上內禪

以道君號退居龍德宮皇太子即皇帝位

○大赦○立妃未氏為皇后○幹離不犯

慶源府信德府

初祖宗以梁門遂城二縣為安肅保信軍所謂銅梁門鐵遂城者也自童

貫蔡攸既得燕山謂安肅保信在內地皆廢為縣移軍營廢樓櫓至是詔復為軍而虜已大入遂犯慶源其太史占帝星

復明大驚欲回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道出陽武縣或勸知縣蔣興祖避之興祖曰吾世爲國恩誼死於是與妻孥俱留不肯徙監兵有與賊遁者斬以徇虜騎數百來攻不勝去明日益濟師力不敵遂遇害妻與長子以憂悸亦相繼而死尋賜褒詔贈官錄其二子○虜之攻信德也不移時遂陷執守臣楊信功幹離不登門撫諭居民

學生伏闕請誅六賊

時天下皆知姦臣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爲上

太

明言於是陳東率在學諸生伏闕上書數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勔之罪指爲六賊乞誅之以謝天下其書略曰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堯舜堯舜之盛莫大於賞善罰惡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勸于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竊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凱而未用者非無姦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者

道君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陛下陛下欲知姦臣賊子如四凶者乎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梁師成曰李彥曰朱勔是也臣等謹按蔡京罪惡最大崇寧初道君皇帝方恭默聽斷起京散地真之宰司京天資兇悖專權跋扈首爲亂階陷害忠良進用儉佞引置子孫盡居要塗變亂祖宗法度快其私忿竊弄朝廷爵賞固其黨與蠹害國用殘暴生民交結宦官姑息堂吏盤根錯節牢不可破京乃偃蹇自肆無復忌憚包藏禍心實有異志有識之士比之王莽所幸宗廟之靈社稷之福道君皇帝聰明睿智洞照其衷姦計數露弗得竊發使京若輔少主其篡奪復何疑哉此非特臣等知之天下共知之臣等聞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皆曾論京姦狀故數人者一斥不復再用至有飲恨而死者天下冤之緣京用事姦人並進王黼相繼爲相位至公傳騁柔曼之容肆俳優之行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假應奉之名置局私家四方珍貢盡入黼室自奉之餘始以進御賣官鬻爵貪饕無厭姦賊狼籍搢紳不齒觀其所爲大抵效京朔方之釁黼實啓

之貫實佐之貫因京助遂握兵權至爲太師封王左右指使
官至承宣圍人庖人防圍是任自古之宦官之盛未有其比
貫實庸繆初無智謀每一出師必數十萬隨軍金帛動億萬
計比其還歸兵失太半金帛所餘盡歸私帑臣等聞之邊人
貫之用兵紀律不明賞罰不公身冒矢石未必獲賞而親隨
先及夫以師之耳目在大將旗鼓進退從之勝負係焉貫自
去敵常數百里是致將不先敵士不用命屢見敗衄挫辱國
威士卒陷亡不以實奏所獲首級增數上聞祖宗軍政壞亂
掃地而又貪功冒賞不察事機朔方之兵遂致輕舉敗我國
盟失我鄰好今日之事咎將誰執貫之所侍者師成實聯婚
姻以相救援師成之惡抑又可言外示恭謹中存險詐假忠
行佞藉賢濟姦盜我儒名高自標榜妄立名號兼稱隱相欲
攬國家大柄盡歸諸己欲使天下士夫盡出其門正人端士
往往望風疾避亦有不幸遭其黜汙者一時苟賤無耻之人
爭往從之旋致顯位王黼之進實賴師成與黼如貫與京內
外相應捷若影響黼爲相臣專秉國政奉行師成之意而已

不聞天子之命也朝廷執政侍從天下監司郡守往往師成
門生蔡京父子奉之不暇至如去歲道君皇帝一日相二人
師成自謂皆出己意聞者駭恨不已夫論相者天子之職也
宦官招權以爲己力浸淫不已事必有大於此者可勝寒心
頃歲李彥以根括民田按行河北京東西威赫三路所至州
郡倨坐黃堂使監司郡守列侍其傍而列侍之輩咸藉彥以
進不敢輒違臣等聞嘗有詣道君皇帝論列此事者師成時
適在側抗聲言曰王人在古諸侯之上使其人不肯盡言彥
之兇焰由此益熾奪民常產重斂租課官吏稍有違忤即諷
監司据撫他故無辜送獄士大夫往往鬱憤而死三路百姓
破家流蕩愁怨溢路去年京東河北以租錢及燕山免夫之
征剋剥太甚盜賊四起正如兩浙曩時青溪之寇實由朱勔
父子漁奪東南之民怨結數路方臘一呼四境響應屠割州
縣數十殺戮吏民動億萬計天下騷然弥歲不已皆勔父子
之所致生靈無辜按勔父子皆曾犯徒杖脊始因賄事蔡京
寅緣交結闍寺遂致超顯招權枯勢氣燄可炙出入禁闈無

時而衛士莫敢呵止侵移內帑無數而有司莫能計會其所請錢號為收買花石進奉之物其實盡以入已自初至今不知其幾千萬數父子每以幹當公事為名多破官舟往來淮浙興販百貨騷動數路蔑視官司僅同奴僕所貢物色盡取於民撤民屋廬削民冢塋幽明受禍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窮崖斷谷江湖危險人迹所不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擅作威福逼脅州縣期於必取間有不可力致而官吏申白者輒大怒詈以不奉上之名歸之官吏畏懼此名不免驅動百姓極力攻鑿得而後已往往顛踣陷溺以隕其身東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肉而劬之父子方且炎炎未艾天下扼腕此六賊者前後相繼誤我國家離我民心天下困弊盜賊滋起夷狄交侵危我社稷致道君皇帝哀痛罪已之詔播告四方而京等罪狀未白典刑未正天下無不歸怨上皇若不誅京等將何以慰道君皇帝之心雪道君皇帝之謗以解天下之疑耶况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

虜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庶幾道君皇帝之志果成於陛下豈不偉哉

李綱入對 門下侍郎吳敏薦之也綱時為太常少卿對於延和殿上迎謂之曰卿頃論水灾疏在東宮見之今猶能誦憶綱謝奏曰金人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事勢必沮縮請和厚有所邀求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兩倍今既背約則歲幣當減然國家身示和好不較財貨姑如元數可也欲求犒師之物當量以與之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堅確毋為浮議所搖可無後艱并陳

尊道君 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之除兵部侍郎

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

九朝編年備要卷第二十九

九朝編年備要卷第三十

欽宗皇帝

起丙午靖康元年
止丁未年四月

丙午靖康元年春正月朔詔求言

監察御史
余應求先

爲校書郎嘗上奏略曰獻言者皆曰夷狄外侵而邊鄙未寧
爲可慮百姓久困而財用日急爲可慮兵革未弭而士馬不
彊爲可慮臣以爲選將帥以守邊治險阻以固圉積粟治兵
實之塞下則邊備何患乎不嚴罷不急之務減無名之費躬
節用裕民之德去蠹國害財之政用計數之臣治轉運之法
則財何患乎不足下募兵之令高賈馬之直明賞罰以收人
心嚴軍政以勵士氣付之良將何往不克則士馬何患乎不
彊又曰夫人君之所以維持天下者紀綱法度也所以勵世
磨鈍者慶賞刑威也紀綱不立則國日削法度不更則敝日
滋爵賞妄施則爲善者不勸刑罰不當則爲惡者不畏此誠

治亂之原安危之機也今朝廷樂因循之易而重於變更務姑息之愛而憚於裁抑則以循常守故為中和以避怨養恩為得計紀綱弛而不振法度壞而不修進賢黜姦未當於人心發號施令未孚於天下冗濫不抑而姦邪未盡退聽名器不惜而僥倖未盡革心禮教不立廉耻尚寡誕謾未悛風俗尤薄臣恐國勢日以削弱政事日以紛亂內之不治奚暇治外邇之不能奚暇柔遠何以革前日之弊何以致中興之業也伏惟陛下益留聖心日思孜孜使人主之勢日隆朝廷之政日新威權尊而下莫敢欺紀綱立而人莫敢犯可以使小人不斥而自退可以使夷狄不戰而自伏矣詔特賜章服○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復沮抑言者故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諺

幹離不

陷相州濟州

內侍梁方平領兵在河北岸賊騎奄至倉卒奔潰時南面守橋者望見虜中旗幟燒斷橋纜陷沒凡數千人虜因不得濟方平既潰何灌軍亦望風奔散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虜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

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初虜至邯鄲遣郭藥師為前驅付以千騎藥師求益復以千騎與之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遂至濟州

己巳詔親征○竄殛王黼朱勔李彥

以黼

胡騎犯京城載其孥東下詔竄永州籍其家金寶以萬計黼侍妾甚眾有封號者八令人十安人公然賣官取賊無厭京師為之語曰三百貫且通判五百索直秘閣黼至雍丘縣南固村吳敏李綱指燕山之役為黼罪請誅之事下開封尹聶山山遣武吏尋躡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議者謂黼罪固當誅朝廷不明寘于法而回枉若此為失刑矣勔削官放歸田里繼而羈管循州籍其家尋賜死勔固寵二十年第舍擬官省名園別墅甲吳郡服膳器用逼玉食而華繳過之輿臺賤隸腰金累使充物其門彥以恩澤積官至承宣使宣和間括民田按行河北京東西所至州郡据坐黃堂而使監司郡守列侍奪民常產重斂租課當時謂勔結怨於上皇如南

東南彥結怨於西北至是亦賜死籍其家

上皇如南

京

令范訥統勝捷軍護從。○時蔡京父子欲避難南奔以官司舟船皆隸發運司乃以宋煥為江淮京浙等路發運使煥攸之妻黨也於是蔡氏宋氏皆傾家而南下矣

辛未定城守策以李

綱為親征行營使

白時中請上出狩襄定曰事有屈伸太王亦避狄居岐門下侍郎吳

敏曰時中敢任出奔之責否時中無言敏曰京師百萬生靈柰何棄之臣願留守以救一城上曰誰可副者同知李稅曰臣願留上即命稅為副時從官以言邊事求見者皆非時賜對兵侍李綱待班延和殿下語知閣門朱孝莊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辨孝莊曰舊例未有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者綱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即具奏詔引綱立於執政之末因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綱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將何之若能率勵

將士慰安民心豈有不可守之理時內侍陳良弼領京城所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水淺狹決難保守願詳議之上命綱同蔡懋及良弼往觀東壁而御延和殿候之綱回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所以守不在此樊家岡雖淺可以勁兵強弩據也上曰誰可將者時中曰非李綱莫能戰綱曰陛下命臣治兵願以死報上即除綱右丞命綱留守內侍王孝竭奏曰中宮國公已行上曰朕欲親往陝西治兵決不可留此綱以死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為然乃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上顧謂綱曰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中夜上諭宰執又欲詰旦決行是日質明綱入朝見禁衛環甲矣綱厲曰汝等願守乎願從幸乎皆呼曰願死守綱入見曰六軍之情已變彼父母妻子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中道散歸陛下誰與為衛且虜騎已逼彼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悟始命輟行以綱為親征行營使馬軍都指揮使曹瑛副之

白時中罷

坐主出奔議也

○李邦

彥起復太宰張邦昌少宰

仍兼門下中書侍郎趙野王孝迪門下中

書侍郎蔡懋尚書左丞簽書樞密院耿南仲同知李邦彥美風姿善謳謔尤能市井鄙俚之語綴成小詞都人呼浪子宰相制詞有曰尽忠而人絕間言制勝而慮無餘筭謝安之矯情鎮物足抗符秦李靖之制勝臨機何憂突厥國威既振民志以寧。時又以王宗濬主管殿前司公事宗濬上母王皇后之親屬也上欲寵異母黨故有是命自高俅領是職紀律廢弛至是以宗濬為之識者寒心

壬申遣使分督援兵

每路差近上內侍一

癸酉幹離不犯京師

初治京師四壁守具每壁正兵萬二千人而保甲廂

兵之屬不與各以從官提舉又團馬步四萬人為前後左右中五軍軍各八千人有統制等官時通津門外延豐倉積粟四十餘萬石以前軍護之勤王之師集城外者食焉後軍占樊家岡使虜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凡四日

粗畢虜抵城下幹離不軍徑趨牟駝岡天駟監獲馬二萬匹芻豆山積郭藥師嘗打毬於其間導之使據也金人曰南朝若以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先是李鄴使于幹離不軍求和幹離不以鄴犯京攻城不克乃遣王洵偕來鄴盛誇虜疆我弱以濟和議大臣皆有懼意洵見上倨甚李邦彥等專主和范宗尹俯伏流涕乞割三關以安社稷趙野王孝迪蔡懋皆含糊其間不敢決惟李綱言擊之便上是邦彥計。鄴謂虜人如虎如馬如龍上山如猿入水如獺其勢如泰山中國如累卵時號六如給事。虜尋攻通天景陽門甚急李綱督將士拒之又攻陳橋封立衛州門綱登城督戰自卯至申殺賊數千乃退何灌出戰敗績死之未幾馬忠以京西兵敗虜于順天門外於是王師稍振虜游騎不敢旁出京師以

○鄭望之使金虜軍未至偕虜使

來議和李稅

皇弟康王構相繼如虜營

南民少安居

初命望之為使高世則副之望之等縋城與金使二人遇其一吳孝民也遂偕入見孝民奏曰上皇朝皆已往事今少帝與大金別立誓書結萬世驩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乃遣同知李梳奉使而改望之等為副以金一萬兩賜幹離不梳等至虜營幹離不盛兵南向坐梳望之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良久遣王訥譯云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上故所以存趙氏宗社恩莫大也今議和需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欲尊其主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且欲宰相親王為贄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梳達朝廷梳等唯唯不能措一辭尋乃以書遣蕭三寶奴耶律忠王訥與梳來詔以皇弟康王為軍前計謀使張邦昌副之時肅王及康王居京師康王毅然請行曰虜必欲親王臣為宗社大計豈應辭避上命引王詣殿廬見宰執李梳曰大金恐南朝失信固要親王送到河亦無他王正色云國家有急死亦何避聞者皆悚然李鄴高世則齋誓書俱行時李綱

力爭以謂尊稱及歸朝官固無害犒師金帛太多當量與之三鎮不可割至於遣使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今莫若擇使與之熟議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宰相皆謂都城破在朝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上默然網求去上曰卿等出治兵固守恐金人款我也於是朝廷以誓書往所求皆與之網留二鎮詔書不遣○康王在虜營幾月幹離不憚之不肯留更請肅王樞代之康王還

○從臣衛仲達張勸坐

牛犇逃貶 仲達時為二部尚書勸禮部尚書虜兵將至及何太圭等五十餘人同日棄官而逃於是詔除名勒

停 种師道等帥師入衛 京畿北路制置使种師道及統制官姚平仲以涇原

秦鳳路兵至未幾熙河經略姚古秦鳳經略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勤王兵並至號二十萬京師人心少安師道初置制置使聽用便宜檄取兵食師道聞命即發會平仲嘗以涇原騎兵二千步兵一千更戍燕山未行師道遂率與俱北

至洛陽而幹離不兵已屯於城之北或止師道勿行曰賊勢方銳我以偏師先犯之勝負見矣四方勤王之師視此以為去就盍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得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虜安能知吾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上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既入見時已與金人議和上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師道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上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即拜同知樞密院事宣撫京畿河北河東路師道時被病特命毋拜許乘肩輿入朝家人掖升殿虜使王訥素頡頏方入對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上顧笑曰彼為卿故也自虜渡河京師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出入如平常又請緩與金幣禁游騎使不得遠掠俟彼情歸扼而殲諸河執政聞其言止此皆易之○師道平仲既至李綱言於上曰勤王之師集者甚眾兵家忌分節制歸一乃克有濟願命師道平仲等聽臣節制上降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

卿同官替曹暲可也上意蓋欲以師道為親征行營副使而宰執間有密建白為不可者上入其言於是別置宣撫司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之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亦屬之而行營司所統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敕兩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司所欲行者打以機密往往不復關報○及勤王之師既集西將兵師日至上意方壯赫然有用兵之意綱贊上曰易謙之上六稱利用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屈已講好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愈甚其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為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狄數世之患憂未艾也

括金銀

時從王孝迪之議揭榜立賞括都城大擾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銀四百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為之一空李綱因對奏曰收簇金銀限滿民力已竭復許

告訐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心內變不可不慮上曰卿可往收榜毋得告訐綱因巡城傳聖旨收榜人情稍安

詔金國以大金為稱○梁師成伏誅初道君東下舊

臣多從行獨梁師成留京或言師成有保護東宮之功至是太學生陳東又言蔡京童貫朱勔父子挾道君南巡恐生變亂而師成當正典刑上迫於公議下詔暴其罪黜為散官命開封吏押至八角鎮殺之

二月姚平

仲宵攻虜營不克揚可勝死之上方倚种師道以謀國而种氏姚氏素為山西巨室

兩家子弟不相下時平仲之父古帥熙河以兵入勤王平仲恐功名之會獨歸於种氏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戰有怨言達于上上一日遣使五輩趣師道進戰師道言過春分節可擊是時相距纔八日孟遲其弟師中及姚古之至也平仲欲夜叩虜營生擒幹離不奉康王以歸故師道言不用既而平仲謀泄虜先事設備至是平仲率步騎萬人夜劫虜寨反為所

敗而還李綱率行營左右軍又與虜戰於是宰相臺諫交言西兵及行營司兵為虜所殲上大驚有詔不得進兵初師道請簡料勤王之師分為二等出戰餘皆守城先立理賞之格以示之選將分總距賊寨二里環營守之絕其剽掠使其乏食趣姚古以所領西師會河朔將兵選精銳五萬人自河陽駐滑州進屯賊營之後克日併力攻之此必勝之策也不聽平仲敗績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

廢親征行營司罷李綱

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罪綱以謝虜也以左丞蔡懋為京城守禦使○虜師復來遣宇文虛中齎李綱所留割三鎮詔書以往

○太

學生都人伏闕請復用李綱太學生陳東及都人數萬人伏闕言

李邦彥等疾綱恐其成功罷綱正墮虜計幸復綱及种師道舊職會邦彥入朝乃數其罪而罵且欲歐之吳敏傳宣不退

遂過登聞鼓山呼震地耿南仲亟入奏開封尹王時雍麾之不去殿帥王宗濂恐生變奏上勉從之於是遣南仲號於眾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未到而後發之使先至眾取拱之鬻而磔之并內侍數十裂擘無遺體領開封府聶山出諭乃皆相率聽命綱惶懼入對泣拜請死上即復綱右丞充京城守禦使而罷蔡懋眾遂散時師道未嘗去位蓋外議流傳之妄云

追封范仲淹贈司馬光張商英官

仲淹魏國公光贈太師商英太保。或曰靖康初求治甚急徐吳當國有詔宰相范希文司馬光張商英皆贈太師希文乃仲淹字且未嘗任宰相蓋出後進耳剽上意以為純仁也。有司不能正乃取仲淹慶曆間乞修京城為功應詔然仲淹贈太師久矣遂改封魏國公失於平昔不講也。但是時徐吳猶未當國或者之說亦失之。

除元祐黨

籍學術禁。○王孝迪罷能以徐處仁為中書

侍郎

先是處仁知大名府建議乞下詔親征而實於王城。按兵不動以張國威會朝廷已有親征詔仍以李綱為行營使處仁即移書於綱言備禦方略皆廷議所未決者。綱以聞上嘉歎再三手詔褒諭略曰卿首陳忠論四檄援兵。豈惟謀之具臧信矣仁者必勇事。平當以宰相召卿至是遣使趣行。

丙午虜退

圍京城凡三十

三日既得三鎮詔書及肅王至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而去。○种師道請臨河要擊之李綱亦謂金人兵不過六萬吾勤王之師二十餘萬今莫若扼關津絕狼道且禁其抄掠吾堅壁勿戰俟其疲乏然後以將帥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並不從綱乃請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乃命姚古种師中折彥質范瓊等領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度便利可擊則擊之。○李邦彥奏立大旗於河東河北有擅出兵者依軍法。○綱尋奏曰金人退師交割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夷狄其勢必為朝廷堅守天時寢熟而虜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留當即出疆臣恐秋高馬

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及今宜飭武備修邊防勿恃其不來當恃吾有以待之於是為上條具所以備邊禦敵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消藩鎮之權罷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為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橫海軍為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其二謂自熙豐以來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為盜賊今所存者獨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甲官為收掌用即給之蠲免租賦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其三謂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擇陝西河東河北美

水草高涼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為給地牧馬民間飼養以充數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為敵人所得今諸軍闕馬者太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則不旬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其四謂河北塘灤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為險固之地而比年以來淤澱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濠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墮圯堙塞宜徧方修治而近京四輔郡諸畿邑皆當築城措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氏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入虜掠無所得可以坐困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振卹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為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其七謂河東諸州最以儲峙余買糧草為急務宜復祖宗加撻糧草鈔法一均以見緡走商賈而

實塞下使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其八謂陝西
解鹽無煮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自行東南鹽
法而解鹽地分益狹西邊益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閩陝兵
民之心上俾宰執司議而其間所論異同雖橫海軍一道以
安撫使總之而藩鎮之議寢雖委提舉官遵舊制教閱上戶
保甲三分之一而遣使盡行團結置器甲之議不行雖委沿
路增修塘濼濠池而輔郡畿邑已降指揮旋即罷止雖委諸
路相視監牧而不復括馬雖放河東租稅而止及一年雖行
加搃粮草鈔而貼以四分香藥雖復解鹽而其地分不如舊
制網力爭之不能得○守禦使司嘗奏補進義副尉二人御
批付三省以為專權綱皇懼力求去不允徑出都門上遣使
留之御史胡舜陟疏言大臣去不當義徒為紛紛願責以大
義使安職守○諫議大夫楊時言切惟河朔朝廷重地三鎮
又河朔要藩自周世宗迄于藝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其艱
難甚矣一旦弃之以紆目前之急則可矣以為經久之計則
未也方虜騎之來士不素養欲戰則無其人樓櫓未修欲守

則無其具割地賜金勢有不得已者臣故曰以紆目前之急
則可矣河朔郡縣犬牙相錯今以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貫
吾腹中則一方邊面裂而為三建城壁備器械練兵積穀未
易以歲月計也其距京城無藩籬之固虜騎疾驅不數日而
至非前日之比豈不殆哉臣故曰以為經久之計則未也四
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則無名不與
則生怨復有緩急召之宜有不受命者不可不慮也姚平仲
之出殺傷略相當未為大衄勝負兵家之常數未足為深戒
傳聞三鎮欲以死拒之萬一不守則數州之衆肝腦塗地矣
朝廷寧忍坐視而不救乎臣竊謂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
其後使之腹背受敵宜若可為臣本諸生軍旅之事未之學
不敢自信其說姚古种師中之徒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
也乞召問以方略可否必有定論朝廷專守和議以契丹百
年之好猶不能保况此狂虜乎然朝廷許以金帛以千萬計
秋高馬肥乘間而來責其未償者彼不為無辭矣當時金銀
不可復取之於民援兵不可以卒致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孔

子與蒲人盟曰要盟神不聽卒渝之不以為不可也今良將
勁卒咸願自効此而不為後將噬臍惟陛下留神而審處之
尋又疏言臣聞金人之去破大名成安一縣驅掠女子二十
餘人殺令佐二人誓書之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
和議不可得也昔趙割六縣之地使趙郝約事之秦郝曰秦
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
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今日之事正類於是夫去其巢穴越數
千里之遠而犯人之國都是危道也使其力能攻之則城中
之物皆其有也尚奚事求和哉彼見吾高城深池未易陵犯
勤王之師四面而至姚平仲固嘗與之交兵忍而不攻也朝廷
請和而去則其情可見蓋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
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而與之是亦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
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而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
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
之於前吾以重兵擁其後其勢必得所欲者若猶未從則聲
其罪而討之夫師以直為壯是舉也直在我矣三鎮聞之士

氣必倍此萬全之利不可失也竊聞出師之令廟筭不一屢
行而屢反如是則士氣必惰欲其成功難矣唐憲宗平淮西
而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未有卒大事不斷而能有成
也惟斷自宸衷無惑於浮議則天下幸甚○中丞許翰言自
金狄退師朝廷縉紳上恬下嬉幸於無事恃以為安而臣終
夜不寐獨以為憂夫以夷狄之性貪慍無厭而我既示之以
弱開之以利不過一二歲勢必復來自所割三鎮疾馳三日
則突騎犯都飛塵入闕矣當此之時金帛不可復得地土不
可復割邊鄙之師不可復召智能之士不可復圖萬世之憂
可勝言哉今聞姚古引兵已次國郊竊謂陛下可以閩外之
事制於將帥若遣一介之使可下下之使不可下則用兵不
疑臣嘗熟計我戰而勝則蒙福無窮戰而不勝則北扼并陘
西斷大行內守大河國固無患因陳可以決勝者五且曰今
全軀保妻子之臣務在張虜勢虛竭恐劫苟安目前為患萬
世意亦無他不過謂戰勝則各歸議者使身不利今一主和
身保無患明年盛秋胡騎復來則諉曰國家事狄不至不得

歸咎和者姦回自營孰便於此非真有為陛下宗廟社稷長
慮却顧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要觀大勢如何耳
詔遵祖宗舊制詔自今並

制選用大臣裁抑內侍不崇飾恩倖不聽用姦人不輕爵祿
不濫賜予不奪爾居以營燕游之地不竭爾力以廣浮用之
費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寢罷
詔河北堅守仍出奇掩擊時幹離不師
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

固守不肯下即以矢石及
李邦彥罷以張邦昌為

太宰吳敏少宰

李綱知樞密耿南仲李昉左右丞中丞許翰上疏曰臣嘗學易考觀否泰

之象則知君子小人未嘗相無於天下雖堯舜在上世必有
小人雖桀紂在上世必有君子其所以更為治亂相反如此
者堯舜措之得宜而桀紂置之失當也夫措之得宜則君子
小人受其福是以皆謂之泰置之失當則君子小人各罹其
禍是以同謂之否所謂當與不當要在內外之間而已矣泰

內君子而外小人則其象內健而外順否內小人而外君子
則其象內柔而外剛剛者君子之德柔者小人之德也使君
子有為於內則內健可以制天下使小人委聽於外則外順
而天下從之何謂內外傳曰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
也故人君躬必與小人睽而以君子為家人者類固相反雖
然人君以一人之明而欲盡知天下之君子親之使為家人
又欲盡察天下之小人睽而遠之則雖堯舜之聖猶難於此
然圖其易亦必有要矣舜選於眾舉臯陶則不仁者遠湯選
於眾舉伊尹則不仁者遠故易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前日
君子小人上下倒植內外逆施姦罔充斥臣未易遽論而獨
恠陛下即位以來朝廷之間未見泰象臣是以請先論之如
近日王孝迪之昏庸已汗翰苑而擢中書蔡懋之頑固已敗
樞府而猶遷右丞四方聞之張然失望此則陛下既悟而罷
之今又相邦昌於廟堂則是古之所外今之所內類進之禍
豈復勝言臣切意陛下聖明豈不知前日之亂皆生於大臣
姦諛不去此屬無以為治而相邦昌者蓋或用權以濟胡騎

既行未必遂用故臣未敢正擊而發其端於此他日果用之則臣請以死爭之臣以謂陛下正始之時置相不可不謹譬如植木始得嘉木而植之則嘉木有種其後材將不可勝用始得惡木而植之則惡木日滋其極將至無復取材則君臣一躰相待而成自昔未見有君無相而能成大業者也故陛下欲為漢文帝則相必有陳平周勃欲為唐太宗則相必有房元齡杜如晦欲為堯舜三代之君則必有堯舜三代之佐而後紛無不解為無不成將前卜天下之安危在始觀置相之得失故願陛下考而謹之先王知人之道要在公聽並觀驗左右之言於諸大夫驗諸大夫之言於國人驗國人之言於其人可見之迹灼知其賢而用之此孟子用人之法而易所謂泰者故臣輒敢論思先之以為治本上嘉納之○太學生吳若上書略曰自古人主急於擇相而於今尤難臣竊聞陛下之相張邦昌特因其面折童貫耳貫之奴材罪盈惡稔面折其短誰不能之則陛下論相之術踈矣今又相吳敏士論指敏為蔡攸死黨前日建請上皇遜位乃攸鈞探先旨擿

敏為之既敏立朝庇其宗黨又道路言蔡京嘗有保護邦本之策陛下下不忘其恩欲全宥之且陛下之居儲位係於天人京父子乃欲倚此全宗害天下之公議矣惟陛下圖之

竄殛蔡京父子及童貫

京責授秘書監分司南京尋移德安府衡州安置正言

貫

崔鷗上言賊臣蔡京以姦邪之術誑耀人主大似王莽

而朋黨之眾則尤倍於莽莽之姦邪制井田更錢幣設六筦造明堂起辟雍頒時令築孝舍萬區以誑耀其君於是攘其國而有之京賊亦用此術其心安在莽之腹心不過王舜劉歆等數人豈知京賊收天下之士以為腹心乎遂致賊盜蠡起夷狄亂華宗廟神靈為之震駭陛下安得而赦之遂竄京儋州尋又竄京子孫三十三人遇赦不許量移京行至潭州而死年八十京天資險譎舞智以御人在人主前左徂右伺專為固位計子攸以大保賜玉帶金魚僚脩行咸至大學士視執政偉尚帝女他至侍從者又十餘人廝役取大官妾媵封夫人然公議益不與天子雖富貴之而亦陰知其姦諛不

可以託國汝屢起屢仆常收其素所不合者如趙挺之張商
輒入見天子鄭居中王黼之流迭居台司以扼之京每聞當罷
實在行京送以詩陽為不可之言異事之不成資以自解暮
年即家為府嗜利于進者趨趨其門輸貨僮奴以得美官者
踵相躡紀綱法度一切為虛文識者切憂之而京患失之心
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可脫卒以召釁誤國為宗社奇禍
雖以譴死而海內以不及正刑誅為恨○收從道君南下或
云將遂復辟於鎮江尋責永州安置徙潯雷二州又移萬安
上復命即所在斬之脩亦以復辟之謗被誅○貫初貶池州
居住移郴州尋下詔數其十罪追斬于南雄州貫狀魁梧偉
瞻視皮骨如鐵略不類閹官有度量而疎財後庭自妃嬪而
下及內侍無大小獻餉結納無虛日故左右交口稱譽一辭
寵煥赫然乃至陰謀搖東宮聲焰震天下服食華詭上逼乘
輿珍玩瑰奇充物于家其富捋國又招伉健少年號勝捷軍
以為親兵環列第舍持兵呵衛僭擬宮省一時蹈利畜禍之

人趨附成市侯王柄臣多出其門廝臺賤役自承宣使而下
凡數百人庖夫廐兵亦官至團練刺史惡稔釁盈卒以起戎
胎禍流毒四海雖醢其軀不足以謝天下云

种師道罷

罷為中太一宮使中丞許翰言不當解師

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
師道寂然不語翰因言平仲城下用師之失以感發之師道
始言我眾彼寡當分兵結寨守要地使糧道不通挫以持久
可破也翰深歎息其言復上奏師道智慮未衰方時多故而
虎臣置之散地非策也

以揚時兼國子祭酒

初李昉蔡懋王孝迪趙野悉為

都人所詬梳懋大恨之言於上曰諸生率眾伏闕意在生變
請寘于法又密諭國子司業黃哲令斥屏諸生諸生益憤聶
山聞而救止之上意少解學官亦連名露章待罪上乃詔學
官安職仍曉諭諸生諸生既為梳懋所讎有不告而去者學
官舉規屏之諸生闕然請同屏時言諸生欲忠於朝廷爾本
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為之長貳即定矣上喜曰此無

逾卿者遂
有是命
粘罕陷隆德府

先是粘罕論太原城中言
朝廷已割此城與我矣亟

開門張孝純王稟曰但奏云吾二人不肯堅守如初粘罕攻
之不克會義勝軍將劉嗣初劫平陽府叛降於粘罕摧威勝
軍李植亦以城叛降粘罕遂留兵攻太原分兵而南既逾南
北關仰而歎曰關險如此而使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遂
至隆德城中素無備二日而陷守臣張確死之○自李綱建
議盡遣城下兵追幹離不之師及於邢邵間相去二十餘里
金人懼其行甚速至是澤州奏粘罕兵次高平執政懼密啓
於上以御前金字牌追兵還甚速綱力爭於上前得旨復遣
而諸將還已數程矣再進猶及金人於滹沱河然將
士知朝論二三悉解躄不復邀擊第遙護之而已
命种
師道等援三鎮
粘罕之兵聞已和而退乃命師道為
河北宣撫駐滑州而命姚古為河
東制置种師中副之古總兵以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諸
郡時朝廷僉議以三鎮為果不可割有如兵民為國家堅守

不下即遣使再議以租賦歸之求保祖宗之地故也尋命師
道兼河東宣撫實無兵從行師道乃請合山東陝西京畿之
兵屯於青滄滑衛河陽預為防秋之計徐處仁等謂金人重
載甫還豈能復來不宜先自擾費且示敵以弱議格不用

三月張邦昌罷以徐處仁為太宰唐恪中

書侍郎
先是處仁入見首論禦戎狄者不一而足朝廷甘
言重幣修好可也何至指三鎮以與之陛下受祖

宗之天下尺地豈可與人矧保塞奉二祖之陵寢中山為陛
下之始封夷狄詐而難測今要盟劫質侵侮莫甚但見其還
從而信之則過矣上矍然曰卿言是也吾意亦爾自是稍議
禦戎而堅守三鎮處仁視事未旬日而有是除○時朝廷驛
召處仁至未幾即拜太宰而復擢恪以是職人皆賀得人可
以撥亂獨給事中謝克家曰州郡失一良守朝廷得一儉人
其後附會耿南仲而垂謬有不可述者靖康之初首為宰相
而因循失措者吳敏與處仁也姦巧自營而廢國隄防者恪

與耳聶昌也詔三鎮堅守

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罕深

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元主和議之臣又詔种師道等往助三鎮播告中外使知朕意於是朝奉大夫晁說之著重地論略曰中山之地則保深祁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八州軍兵三萬六千有奇高陽則莫雄霸恩莫滄永靖保寧乾寧安信十一州軍兵則四萬二千有奇太原則忻代二州寧化奇嵐二軍控契丹之朔雲麟府二州守河外嵐石隰三州火山保德二軍阻河并扞夏國之西州凡十有二州軍兵則七萬三千有奇嗚呼可謂重矣故曰瀛州者有瀛海之富富於天下也定州者可以大定天下也并州者可以并兼天下也名不虛得亦未可忽也若不保此三重鎮而棄之竊恐江介之民魚鰕之俗先叛而後服者足搖而心生矣且曰非我敢弃朝廷恐朝廷之我弃也故曰所憂不在河北而在京師也今日陛下赫然下明詔俾三鎮無棄其守如故且命李綱迎上皇于南京命四擊手狂虜實天下幸甚

命李綱迎上皇于南京

上自膺內禪吳敏輩以定策為己功耿南仲挾師傅之舊左掣右制使上不得有所為道君既渡江敏南仲言於上謂童貫朱勔蔡攸脩將邀道君復辟於鎮江或陳唐明皇與我劔南一路自奉之語朝夕撼於上前上憂且疑之遣江淮發運使宋喚賚書至行宮具言思奉晨昏之意喚至宿城之東迎謁道君喜即日北還又親書手詔以賜喚焉內侍石如岡畏罪不肯從道君還京道君亦以為是乃批令具敏李綱一人前來敏綱俱請行詔遣綱奉迎綱至南京道君且曰虜既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綱曰朝廷以肅邸在軍中故不許道君曰宗社計豈復論此語既浹洽乃曰行宮止逆角等三事止緣都城被圍恐金人知我所在非有他也綱因奏皇帝仁孝小心堆恐一有不當大敵入寇政事不無小更今宗社無虞陛下回鑿勿問細故可也道君曰朕已釋然矣因出玉帶以賜綱

○太后至京師

上出迎初上慮后從端門入禁中而內侍輩頗有勸上嚴備以待兩宮之至者吳敏乘間言陛下但推誠盡孝上皇相見

當釋然至是兩宮情通 ○夏四月夏人寇邊 攻震威城

道君遂罷如洛之議 戎酋呼知城朱昭曰大金約我夾攻自河以北大金得之自

昭谷曰新君即位聖政日新汝輩未知耶乃宣登極 示

之眾皆昭然攻甚急城陷昭先自殺其妻子而後死之

上皇至京師 入居龍德宮初童貫部勝捷軍護道君

請城守獨徐處仁曰陛下仁孝宜郊迎稱賀何謂城守上大

喜以處仁為扈駕禮儀使道君至近郊 上出迎謁兩宮

甚懼無 一間言 ○立皇子諶為白王太子

○復春秋學官 ○置詳議司尋罷

之 以宰執徐處仁吳敏李綱總領其事蓋三人所共奏也

又擇侍從參詳餘官檢討分六房期以半年去一切之

政協于祖宗成憲而廷臣弗與者多不樂稍進說以為是與

熙寧條例司崇寧講議司相似非當今所宜處仁謂熙寧條

例司欲變祖宗法今欲復祖宗法崇寧講議司欲制礼作樂

部考覈濫賞

稽考庶官凡由王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

父子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改幣吳越山

東茶鹽陂田之利宮觀池苑營繕之功後苑書藝局文書庫

等之賞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採效用宣力應奉有勞特赴

殿試之流所叨恩數不限高卑一襦奪之。七月詔罷討論

左正言程瑀爭之以為可痛 科舉復用詩賦 ○追

憤者三可深惜者二不聽 詔親擢臺諫

復呂公著等官 ○詔親擢臺諫 子耳目之官

○詔親擢臺諫 子耳目之官

○詔親擢臺諫 子耳目之官

○詔親擢臺諫 子耳目之官

○詔親擢臺諫 子耳目之官

○詔親擢臺諫 子耳目之官

宰執不當薦舉當出親擢立為定制

趙良嗣伏誅

先竄郴州就誅之

五月募

民輸財助軍○罷王安石配享孔子

從揚時之

請也詔安石合依鄭康成等例從祀孔子廟庭令禮部改正施行而徽猷閣待制譚世勳又言亦不當以安石從祀不報

種師中擊虜于榆次死之姚古師潰于盤

陀退保隆德府

鞞離不之還師也抵中山河間兩鎮固守沿邊諸郡亦然師中因此進兵

逼逐金人出境兩鎮無虞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粘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為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遠分人防守使內外不相通雖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於是詔師中率兵由并陘道與姚古相犄角應援太原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有輕

金人之意又輜重賞軍之物悉留真定不以從行金人乘間衝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却之欲賞射者而隨行銀碗只數十放庫吏告不足而罷於是士皆憤怨又嘗約姚古張灝兩軍同進二人不至師中累創力戰而死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金人進兵迎古遇于盤陀王師皆潰○時種師道駐滑州以老病丐罷○師中計聞上親製祭文哭于禁中贈使相官其子孫族屬二十人○當時行移文字出於密院者則令赦河北追破賊出於三省者則令護出境諸將莫知適從

○以李綱為兩河宣撫

初朝廷聞種師中敗師道又以老病告歸乃別議選

宣諭使代師道領兵再援太原門下侍郎耿南仲謂中國勢弱夷狄乃強用兵無益宜割三鎮以賂之綱奏祖宗之地不可棄割之徒資敵勢生靈陷於夷狄豈為民父母之道哉上從綱議為再援之計南仲等以綱堅執異議決於用兵乃曰方今欲援太原非綱不可宜以綱為宣撫使上欲用綱召對睿思殿諭所以欲遣行者綱自陳書生不知兵在危城中不

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今使為大帥恐不勝任且
誤國事死不足以塞責上不許即命尚書省出敕令面受綱
奏曰借使臣不量力為陛下行須擇日受敕今拜大將如呼
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日受敕綱退即移疾入劄子乞致仕力
陳不可為大帥且云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章十
餘上批答不允且督令受命於是臺諫交章言綱儒者不
知將兵必敗又言綱忠鯁異眾為大臣所陷他日成功
亦死事亦死不宜遣使綱出劄太原失守貽憂近甸禍生
不測非善計也上皆謂為大臣遊說寢不報先是上錄裴度
傳綱入劄子具道吳元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
金強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以度
實謂非倫且言諸葛亮出師表謂親賢人遠小人此先
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頽也夫
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為言者誠以寇
攘外有可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寢長難去其
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

裴度相唐宗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君子小人之不兩立
從古以然臣切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人入寇宵旰憂勤
屬精圖治思刷前耻雖吉帝王勤儉之德無以遠過然君子
小人尚猶混淆於朝翕誠成風殊未退聽謂宜留神照察在
於攘逐戎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外患者
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輒陳天
聽上優詔答之○綱踰旬不受命或謂綱曰公知上所以遣
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乃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
堅卧不起讒者益得以行其說上怒且不測柰何許翰又書
杜郵二字遺綱綱皇恐乃受命○宣撫司得兵三萬人而闕
馬綱白上曰戎事以馬為先今之馬如此無以奮張軍容昔
天寶末封常清出師幽薊人見其軍容不整皆叛去今臣出
師安知無窺覘者所係國體非細故也事迫矣請括都城馬
倍價償之可得數千疋上以為然令條具以聞既而榜於開
封府曰宣撫司括馬事屬騷擾可更不施行○綱以二萬人
分為五軍時勝捷兵叛於河北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

屬劉韜時韜除宣撫副使乃唐恪所薦綱初不知也又以解
潛為制置副使代姚古以折彥質為河東勾當公事與潛治
兵於隆德府宣撫司兵凡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於朝廷各
百萬才得二十萬期以六月二十二日啓行而庶事皆未辦
集乞量展行期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拒命其日戊申也綱
惶懼入劄子辨所以未可以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為專擅
今以臣為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人為之無
乃不可乎願併罷樞密之任擇信臣委之願得乞骸骨因以
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使告教繳納上封還遣使趣召
數四綱入見上具道所以為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者祇
以二月五日士庶伏闕事今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光上驚
曰卿只為朕巡邊便可還闕綱奏曰臣之此行豈有復還之
理昔范仲淹自叅知政事宣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語暫
出之意夷簡曰叅政豈復可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
於朝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讒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
而死敵臣之願也萬其有一朝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為

即須告陛下求代罷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
上頗感動乃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錫宴紫宸殿及行又賜
御筵於瓊林苑問勞甚渥○綱先具奏略云深惟國家之大
非小已私智所能獨辦今其將行願受睿筭與廟堂之成謀
使臣得以遵稟奉行庶幾有濟夫用兵之道雖臨機制變不
可預計然規摹大略當須先定今日之事莫大於防秋莫急
於解太原之圍士大夫獻說者不過和與戰二策而已金人
留吾親王宰相以為質屯重兵於太原已半年矣使者旁午
欲得三鎮之意愈堅和果可恃乎種師中姚古以十萬之師
相繼潰散戰果可必勝乎和不可恃則秋高馬肥賊騎侵軼
議者必以臣今日出師為致寇之端戰不可必勝則萬一將
士或復有衄必又以臣為輕率誤國不知陛下睿籌與夫廟
堂之謀所以授臣使防秋而解太原之圍者當決以何策而
可也前日和議割二鎮之說至今為梗今日之謀儻或更有
差誤則天下之勢有不可勝慮者矣願陛下及臣之在廷與
五六大臣熟議決策特降親筆俾臣遵行臣非敢愛死誠恐

有誤國家大計。○綱又自叙云七月初抵河陽入劉子言記水關西都河陽皆形勢之地城壁頽圯當亟修治今雖晚然併力為之面可及也。又因望拜諸陵具奏曰臣摠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潛然流涕恭推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授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內浸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瞻思報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論言為足信無以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為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為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初綱陛辭日為上道唐恪聶山之為人陛下信任之篤且誤國故於此申言之上批荅有銘記于懷之語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自出師後禁士卒不得擾民有走奪婦人釵子者立斬以徇拾遺棄物決脊點配逃亡捕獲者皆斬以故軍律頗肅無敢犯者嘗謂步不勝騎騎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中行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篋籬運轉輕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槍牌之屬

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靡造千餘兩日隸習之俟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所起之兵悉罷減之綱上疏力爭其大略曰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指置防秋人兵臣意謂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陣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又割三鎮質親王効取金帛以億萬計驅虜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而陛下嘗瞻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為賊兵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倘非起天下之力解圍大原防托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為陛下措置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沿邊河北雄霸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

府腹中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扞金人憂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峒丁又罷刀弩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而京西州郡又皆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梧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切思之以兵爲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已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閏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

之大事在戎宗廟安危所係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切痛之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扞寇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爲所取今惜小費不爲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况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齎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其地疆敵臨境非和則戰朝夕恐慄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燃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种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破未嘗有所傷衄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爲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愚則誣至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

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為此騷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昨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未報間再具奏曰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一則河北防秋闕人恐有疎虞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為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昔周為犬戎所侵嘗以烽火召諸侯之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火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怒而歸其後真舉烽火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關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詔止之皆憤惋而反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竟不報

○六月

貶陳公輔

公輔上言三事一謂李綱

為大臣所陷必致敗事一謂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謫三謂方復祖宗舊制馮澥不宜更論熙豐之政此三者譬人腹心之病願急治之遂自左

下戒厲詔

先是諫議大夫馮澥言有公論有中道公論天

下所同而中道萬世不易近日朝論稍歸復於元祐漸不可解夫祖宗之法與熙豐之法擇其可者行之足矣諸經古注與王安石新議擇其善者從之足矣何必此之是彼之非詔榜朝堂於是御史李光疏駁之不聽右正言崔鷗奏近日馮澥上章其言曰熙寧元豐之間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用事除異己之人當時名臣如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皆以異論斥逐布衣之士誰敢為異乎士攜策負笈不遠千里游于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宦耳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以至于今大亂此無

異論之大效也而尚敢爲此說以熒惑人主乎乞以解所上
言章并臣之章垂于象魏揭于通衢以驗國人之論而賞罰
之以戒小人之欺罔君父者鷗又奏臣近上章論諫官馮澥
未蒙施行澥復遷吏部侍郎此士論之所共憂臣適當言責
不得而已也觀澥之意不過欲以熙寧元豐之法爲治緣澥
乃熙豐人材之一也已之說行則身安已之說廢則身危非
爲國家忠計此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之所自不可忽
也昔在仁宗英宗時選天下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而王
安石思事皆目爲流俗之人盡逐去之乃自爲新說以造士
號爲新美人才充塞乎朝廷而人主不聞天下之安危元祐
之初相司馬光收仁宗英宗時人材用之故宣仁聖烈皇后
擁少主不出簾幃而天下治問其四夷則帥服矣問其盜賊
則消弭矣問其軍士則豫附矣問其百姓則富樂矣當時天
下之勢安於泰山及章惇蔡卞用事斥之於瘴海炎荒之外
蔡京陰蓄異圖凶謀益熾於是尽收熙寧元豐時人材用之
誘以美官餌以厚祿於是海內小人波蕩而從之萬口一詞

迭相唱和爲紹述之論以誑惑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
於諂佞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矣紹述理財而公
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才乏矣紹述開邊而四夷交侵矣此
熙寧元豐之效也且元符末以連年四月朔日食四月者正
陽之月古人所忌詔求直言應詔者數千人蔡京因此以除
去異己者乃遣腹心之黨考定之分邪正二等同己者爲正
異己者爲邪澥與京同者也故在正等凡異己者京皆指以
爲邪陷爲罪戾凡數千人近者上皇下責躬之詔其意以求
直言奪於權臣反歸咎建議臣寮然則前日附會蔡京號爲
上書正等者皆今日之罪人也陛下嗣服之初天下觀陛下
好惡是非以卜世之興衰今用蔡京正等之人豈上皇悔過
之意天下之士聞之解體矣上召翰林李士吳玠至內東門
付以御封李光劄子論馮澥尊推王安石之孝鼓惑衆心安
石置條例司專任已能斥逐名賢任用小人以馴致蔡京蔡
卞操繼述之說掃除祖宗法度於光劄子後御批祖宗之法
子孫當守之如蔡京首倡紹述變亂舊章貽患至于今日可

作一詔於是降詔略曰祖宗法度在於後人奉承之不敢有
踰邇者蔡京懷謖蒐慝妄作不靖凡舊章彝典肆行變亂挾
紹述之言為劫持之計比歲上皇深燭其姦咸与釐正尚慮
邪說詖行習熟見聞動搖衆心害於國體明示厥指固有
孚有一於斯
必罰無赦

丙辰太白熒惑歲鎮四星聚張

○壬戌彗出此系微垣○竄姚古

初古屯威勝軍帳下統制

官焦安節妄傳冠至以動軍情古遂退至隆德安節又勸古
遁去故兩郡皆潰古及安節還關李綱召安節斬於瓊材死
中丞陳過庭奏云周世宗戰高平斬敗將何徽
等而軍聲遂大振古罪不可恕詔安置廣州

虜置元

帥府

初二酋入寇但稱都統府是夏金人用其臣劉彥宗
議始改元帥府且置官屬以諳版字極烈斜也馬為
都元帥粘罕幹離不為左右副元帥撻懶兀室為左右監軍
闔目及耶律余覲為左右都監凡七人○粘罕兀室余覲自

太原幹離不撻懶闔目自燕山會於山後草地避暑且議事
及秋乃還議者謂粘罕兀室余覲三大酋棄太原比去往返
千有餘里避暑而我援兵雲集
不能解太原之圍失計甚矣

秋七月除元符上

書邪等禁○彗出東北

長數丈北拂帝座埽文昌大臣有謂此乃夷狄將衰

非中國憂也提舉醴泉觀譚世勳面奏垂象可畏常修德以
應天不宜惑其諛說 八月詔以垂文見異除民間疾苦十

七勝捷軍叛討平之

初勝捷軍統制官張師正與金人遇於河北而潰至大名府宣

撫使李弥大斬師正以徇而不能撫其衆皆不自安又聞童
貫已誅死有大校李福者率以為亂遂掠淄青間脅從至四
萬人所過無唯類至章丘縣臨城問罪令曰此朝廷處分非
小邑罪也遣人以牛酒犒之乃舍去弥大遣裨將韓世忠以
所部五百襲擊之追至臨淄河臨陣斬福餘棄甲而遁衆猶
滿萬世忠單騎入其軍曰我輩皆西人平生惟殺番賊幾曾

作賊邪官家使我招汝若能降
悉赦汝罪皆拜而請命遂降之
詔改宣仁皇后諡

史

帝始十年枉被誣謗久而未明臣謹條具本末于左昔
元豐末神宗皇帝不豫哲宗幼冲宣仁聖烈皇后有旨令二
王非宣召不得入內其周防之慮深矣是時王珪首建大議
請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餘人無言者退批聖語在中書仍
閱實錄院眾臣簽書本末詳具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
旁不可誣也至元祐中蔡確以罪去其黨始造為姦謀異微
異日之福紹聖初章惇蔡卞用事欲中傷舊臣報復私怨遂
實其說上誣聖母而以大逆之名加王珪以定策之功歸蔡
確而已亦與焉其為此謀非私於蔡確其實自為因以中傷
元祐之人耳天下銜冤積忿幾四十年伏遇陛下嗣守神器
如大明之升無隱不燭而臣幸得備負諫省不得不為陛下
言之也凡元祐政事著在令甲者皆已焚毀則當時所批聖
詔在中書者必無遺矣所幸紹聖中所修時政記具在秘書

省國史案猶可考也此天實存之以遺陛下乞索元祐時政
記一賜覽觀庶以究竟事實昭洗王珪為臣不忠之名追奪
蔡確冒受封贈之典濫恩所被悉行改正以釋天下憤鬱之
氣中丞陳過庭吏部侍郎馬澥戶部侍郎邵溥相繼論奏故

有是

是月解潛劉韜兵潰

李綱遣解潛屯威勝軍
劉韜屯遼州幕官王以

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皆屯汾州范瓊率山東兵屯
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以三道並進會城下時大雨連月
或謂陰盛以語上上以網握兵權太重徐處仁曰綱書生耳
夷狄中國之陰今太原兵圍未解不以此憂而憂綱乎然綱
猶未進兵而河東七月旦暮已涼且多江浙閩蜀人皆弱不
可戰至是劉韜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韜兵潰將領王彥戰
死而解潛兵與敵
八月召李綱以种師道代之
遇于關南亦大敗
時師道無兵從行及次河陽虜使王訥自燕來師道揣虜必
大舉入寇亟拜疏請幸長安大臣以為怯未幾召還命劉韜

代之鞞未及行復命范訥代鞞○綱自序云初遣王雲曹喙使虜軍中議以三鎮軍民不肯割地願輸租賦代割地之約及雲喙回云虜有許意其實以欺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意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賂之和可以決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使紛然矣

幹離不復入寇張思

正師潰 思正之兵在汾州十七萬號百萬未出戰金人相謂曰劉鞞解潛既敗不足慮也乃駭老弱守虛寨以當平定威勝之路而併其兵以禦思正思正引兵出汾州執奠環徇于眾曰此不堅守石嶺關遁還者斬之癸丑夜金人於文水縣張飲賞月謀者以告思正與張灝襲之斬首數百幾獲李嗣本甲寅復出戰金人曰彼眾雖多而喧囂不整無能為也乃以鐵騎三千直空我師我師大奔相蹂踐而死者數萬人坑谷皆滿思正以敗卒數千奔汾州灝以牙兵數百趨磁隰於是威勝隆德汾晉絳澤之民扶携老幼渡河南奔者以萬計州縣邑井皆空矣○李綱自序云上日以御批

促解太原之圍於是宣撫劉鞞制置使解潛察訪使張灝勾當公事折彥質都統制王淵折可求等會議於隆德府期以七月二十七日諸路進兵平定軍遼州兩路劉鞞王淵主之威勝軍路解潛折彥質主之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勾當公事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雖有節制之名特文具耳綱奏上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雖降指揮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也至期出師解潛與賊相遇於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潛兵力不能勝而潰平定遼汾之師皆逗留不進其後張灝又違節制用統制官張思正復文水縣已而復為賊所奪綱極為上論節制不專之弊又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即薦為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以討賊而朝廷之議變矣

劉次李若水分使虜軍

也請緩師

使還言至幹離不軍止索歸朝官所欠金銀見粘罕則深諱金銀專論三鎮○初若水名若冰上召見惡其若猶弱也冰

猶兵也兵不可
弱遂賜今名
徐處仁吳敏罷能以唐恪為少宰

何桌中書侍郎陳過庭尚書右丞許翰罷同知以聶昌代之
李回簽書樞密院事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專主和議上是之
處仁力爭南仲引王雲使虜密請逐兩相以藉口又譚世勳
李熙靖同提舉龍德宮一日道君謂二人曰國有大故大臣
定策古有之矣亦有羣臣輒請傳禪者乎世勳曰古無有也
道君正色曰內禪出於予意小臣竊謂已功以至將相卿等
奏知熙靖畏懦不敢惟世勳獨奏聖語又南仲欲援聶昌為
執政於是御史中丞李回言處仁與少宰吳敏皆蔡京之黨
而處仁與敏不和敏又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望亟罷之時處
仁與敏無他而言者以此藉口於是罷○先是左正言程瑀
上言陛下即位以來功效不見以未得馭臣之方而今日大
臣持苟且之術行姑息之政以節用則浮侈尚多以愛民則
凋弊未息官冗而未知澄兵驕而不知制名曰斥逐姦臣而
不忘庇護名曰愛惜名器而不謹差除凡若此者遽數之不

能盡臣稽之於眾僉謂徐處仁庸常吳敏耿南仲昏懦唐恪
傾險此政事所以曠敗而不振陛下宜深推安危治亂之機
盡賜黜罷別選英賢共圖大計
庶幾尚可救藥惟陛下念之
福州軍亂 殺守臣 九

月粘罕陷太原 始粘罕又攻太原不下乃於城外築
舊城居之號元帥行府已而歸雲中

留銀朱大王攻城至是粘罕自雲中復至乘勝急攻丙寅城
陷金人盡殺勝捷軍帥臣張孝純被擒繼又釋而用之副總
管王稟負原廟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韓摠提舉單孝
忠三十六餘人皆被害太原自去年十二月乙卯受圍凡二
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十
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
吳革使粘罕軍 革以閣
門舍人

充使見粘罕庭俊不拜責其貪利敗約氣勁詞直虜相顧動
色愧服為追回成勝軍等處人馬受書以歸備得其情狀報
宣撫折彥質請于朝急備河南及對上問割地事革曰金人
有吞箭之誓入寇必矣乞措置邊地起陝西兵馬為京城援

不復議和乃遣革使陝西
勾兵委諸帥臣講武備

置四道總管府

從何稟之請也分摠

四道兵以知大名府趙野摠北道知河南府王襄摠西道知鄧州張叔夜摠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孺摠東道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緩急則以羽檄召之入衛京師給事中譚世勳言裂天下付四人而王畿所自治纔十六縣耳獨無不掉之慮乎中書舍人胡安國亦言一旦以數百州之地分為四道則權太重萬一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臣欲乞二十三路帥臣皆選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有警則各帥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安國世勳二人所言皆拂臬意乃改世勳為禮部侍郎安國又言野不才緩急恐誤事不報初欲以宇文虛中當一面宰執主之甚力中書舍人安扶言其不可
冬十月竄李綱安置建昌軍尋徙夔州綱自叙云初唐格謀黜綱則任乃罷之
徐處仁吳敏許翰皆可以計去數人者去則綱必不能留已而處仁敏罷而格相翰罷同知樞密而用聶山陳過庭李回

等皆如恪策言者復論敏承蔡攸旨建內禪議及初除門下侍郎亦蔡攸矯制為之責授散官安置涪州綱竊歎曰事士可為者矣遂旬罷奏數上猶批荅不允綱具奏力道所以材能不勝任者且得昏憤之疾決誤國事并叙曩日榻前之語於是上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召綱赴闕且俾沿河巡視防守之具綱連章乞罷知樞密院事致仕行至封丘縣有旨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辭免不敢當且以疏言所以力丐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事有不可為者難以虛受其責始宣撫司得兵若干并防秋兵若干今屯駐某處皆不曾用如朝廷應副銀絹錢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錢揭賞外今皆椿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使覆實雖臣自以不材丐罷願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之心無以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國論敢昧死以聞至是果有言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者又指言十罪於

是洛職宮觀責授節副建昌軍安置以綱上
疏辨論謂退有後言以惑衆聽再謫寧江
初虜人以三鎮未

真定府 執帥臣李邈鈐轄劉瑒死之
以衆攻廣信軍保州不克遂越中山攻真定邈措置乖謬

率衆晝夜搏戰城上虜人初攻北壁瑒力拒之至是偽移攻
東城邈復趣瑒往應力攻兩日一夕潛移攻具還薄北城城

中不知也黎明虜人忽鼓衆憑堞而上城陷李邈不能死為
虜所擒瑒猶率衆巷戰麾下稍稍亡云瑒頽其弟曰我大將

也其可受賊戮乎因策馬挺刃潰圍欲出而諸門皆為虜人
所守遂之孫氏園山亭中解條絕脰

而死邈被執至燕山亦不屈死之
虜使來 幹離不粘罕同以書

來責問契丹梁王及余覲蠟書并元割三鎮略云乃者差蕭
仲恭趙倫等賫書報復回日輒受間謀之語陰傳搆結之文

今差揚天吉王芮為問罪使請速令皇叔越王皇弟暉王并
太少宰一負同詣行府賫書陳謝過咎仍據元割三鎮即行

誠諭並令開門以待先是幹離不軍既還粘罕尚留隆德遣
簽書路允迪等以和議之書止之粘罕聞幹離不獲金帛不

貲而已無所得於是遣使數輩求賂時勤王之師踵至大臣
有輕敵意猥曰吾兵盛如此當與虜抗且彼既領肅王過河

吾盍留其使與之相當於是館其使踰月不遣有都營趙倫
者燕人狡獪懼不得歸乃詐詐以情告館伴邢倂曰金國有

余覲者領契丹精銳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
二酋倂遂以聞大臣信之即以詔書授倂賜余覲納衣巾中

仍賜倫等絹各千疋白金千兩倫至粘罕所首以其書獻之
粘罕大怒以倫書表聞其主其主報云深入攻討委元帥從

長措置粘罕遂復提兵南下又麟府折可求來獻言夏國之
北有大遼天祚梁王與林牙蕭太師出勝稱金人不道與南

朝奸臣結約毀我宗廟今聞南朝天子遜位嗣君明聖如能
合擊金人立我宗社則當修好如初吳敏以為然乃奏上令

致書梁王由河東入麟府為粘罕遊兵所得故虜以為辭虜
使之來也禮貌甚倨持其書於上前曰陛下既不割三鎮之

使之來也禮貌甚倨持其書於上前曰陛下既不割三鎮之

地又安忍復欲立契丹之後 上曰此乃奸人所為也虜使請必割三鎮要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其主徽號上乃卑辭泐明其非朝廷之罪吏書王時雍寶館之時雍議盡以三鎮所入紐增歲幣并祖宗內府珍玩悉歸二帥且厚犒河東之師虜使頗領其說先取 粘罕陷汾澤等州 時虜勢甚張搗師縮十萬足以行 堅守以待敵俄聞朝廷分河東為兩路隆德為東路平陽為西路各命守臣救汾兵未至而城陷克戩朝服南向焚香拜舞乃自引決其家死于難者凡八人紹興中贈忠確。都監賈亶亦死之。陷威勝軍執守臣張堯佐。陷澤州守臣高世由降。陷隆德 陷平定軍 先是粘罕自太原東之平定府執守臣張有極 定軍窩里字自真定西之平定會議再寇京闕右監軍兀室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真定二者乃兩河領袖也乘此之勢可先取兩河俟兩河既定徐圖過河以取東京不為晚也今若奔兩河先犯東京苟為不利則兩河非我之有也兼太子昨已到東京不能

取之窩里字未有語粘罕拂然而起以手去貂帽擲之於地謂諸酋曰東京中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莫守苟得東京兩河不取可自下昨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今若我行得之必矣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狀曰我今若取東京如運臂取物回首得之矣窩里字欣然稱善諸酋不敢沮之入寇之計遂決 ○下哀痛詔

命兩河互相救援

命諸路合從連衡相為救援見便而動無拘一律初粘罕既陷

太原乃縱兵汾晉之間攻下縣鎮寨壘十數汾雖糧乏兵疲獨不降併力攻逾月又陷之乃東攻太原之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受攻殘虜之眾萬人竟不能拔乃攻平定欲據并陘其始攻也喪士三千復與幹離不合兵攻平定亦喪萬人拔之幹離不自二月由畿甸歸燕至九月復入寇攻保塞中山不克進攻真定先是真定帥劉鞫守禦備具人持以安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人皆可用是時真定在河朔最為堅壘朝廷以太原危急恐虜東軼犯河朔命

鞞為宣撫副使領兵五萬守遼州以據其險鞞又辟淵質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真定邈新至拙於應變人心未附虜卒至圍城不旬日而陷○時新失太原又聞真定之報上大以為憂乃下哀痛之詔

雨水冰○粘罕

陷平陽府

初金人犯汾州議者謂汾州之南有回牛嶺險峻如壁可以控扼於是命將以守朝廷又遣劉琬統眾屯平陽以扞北邊然國用乏竭倉廩不足士之

守回牛嶺者日給琬豆二升或陳麥而已士笑曰軍食如此而使戰乎金人領精銳師寇回牛嶺於山下仰望官兵日彼若以矢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徘徊未敢前進俄而官軍潰散遂越嶺至平陽琬領兵遁去城遂陷凡官吏皆縋而出

幹離不犯慶源府

統都

王淵遣將韓世忠遣兵三百人劫賊寨賊兵遂亂時宣撫范訥統兵五萬守滑濬幹離不知有備乃由恩州王榆渡而趨大名由李高麗來貢侍御史胡舜陟言自政和以來高麗使歲至淮浙之間不勝其擾今固渡濟河

高麗來貢

麗使歲至淮浙之間不勝其擾今

高麗事金國必窺我之虛實以報虜望止令通表以進却其使還

追王安石所贈王

爵○十一月种師道薨

師道至懷州召還都城至是卒上臨其喪哭之甚哀

後謚忠憲云

夏人寇邊

陷懷德軍守貳劉銓杜翊死之契丹故將小鞠鞞者自其國滅奔于西戎

至是招集叛亡雜胡羗數十萬攻麟府諸城至建寧寨兵纒百數知寨楊震與其子居中執中死之長子沂中從征河朔獨免

詔止援兵

時南道總管張叔夜

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統兵赴關會唐恪耿南仲專主議和語同知聶昌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兵於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兩道兵毋得動

議棄守三鎮

太原之陷也乃命王雲使金虜議和許以三鎮稅租之數雲至軍前先遣從吏李裕回報已講和不復議三鎮止索五路冠冕及上尊號事且須康王親到議乃可成乃命康王出使左丞王寓副之既而寓託夢舜行詔追左丞誥責新州以同

知馮澥代寓李若水副之雲回言事已中變必欲得地若二
十日使不至即再犯闕時康王已出城戊辰王復入中外大
駭已已百官集議于延和殿言不可與者惟梅執禮呂好問
洪芻秦檜等三十六人自范宗尹以下七十餘人皆欲與之
而范宗尹言最切至伏地流涕會李若水使歸亦慟哭于庭
請與之以紓禍何稟持之甚堅曰三鎮國家根本柰何棄之
况虜情變詐安可保其必信割之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
民皆為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
上然其言唐恪密啓上請以親征為名西幸洛京據秦雍以
圖恢復而留太子居守上將從之會稟入見力詆其不然上
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稟退謂恪曰割三鎮則傷河
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不若任之但飭備以待恪唯
唯議遂定○梅執禮建議清野詔河東北京畿並清野
命執禮為清野使已而京畿民扶携入城大擾遂罷之

折彥質等師潰粘罕陷西京及河陽府

金人

既不得三鎮地乃率粘罕自澤潞至河陽宣撫副使折彥質
領兵十二萬與之夾河而軍又簽書李回以萬騎行視黃河
時亦至河上虜曰南兵亦眾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
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王師潰散京西提刑許高河北提
刑許亢各統兵防路口亦望風而潰虜眾悉渡自河東澤潞
官吏多棄城走西道都總管王襄與河陽守臣燕瑛皆棄城
去粘罕乘勝陷

康王措使幹離不軍許割三

鎮

王雲副之許割三鎮并奉冕輅以行仍尊其主為叔且
上尊號十八字王請耿南仲偕行上曰南仲老矣令其

子延禧為參議官王既出城雲白王曰京城樓櫓天下所無
然真定城高此幾倍金人使雲等坐觀一時辰破之此雖樓
櫓如畫亦不足恃也王不答初雲使虜過磁相勸二郡為清
野計二郡從之撤近城民居令運穀入城磁人以是怨雲宗
正少卿宗澤嘗論列宰相非其人宣撫副使提兵不進并劾
雲使虜張皇賊勢及上疏乞邢洛磁趙相五州各

養精兵二萬寇至一郡則四郡相應凡一路常有十萬兵上喜之嘗以語康王其後議卒不合王至磁澤出迎謁王問之澤曰兵皆在山村急則召至殊不費糧百姓遮王馬諫曰不可北去肅王已為人誤因指雲曰清野之人皆姦細也雲遂被害尋相州守臣汪伯彥領兵郊迎王入宿于州治因言是日被朝旨二一令本路諸郡召土豪民兵禦賊節鉞而下皆充賞典一河北路諸處不得鼓唱民間起兵生事有礙和議同時行下兼傳聞幹離不已於十四日由大名府魏縣李固渡過河今願大王暫留審議國計

何真能以陳過庭為中書侍

郎孫傳尚書右丞

卓持不割三鎮之議甚堅朝廷既定議割三鎮故真罷政先是傳嘗

請復祖宗法度上問之對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以來法惠姦○侍御史胡舜陟言今日戎寇侵陵國勢危蹙豈可坐以待亡昔湯武高光得賢為輔故成帝王之業今陛下所用皆非其人唐恪俗吏耿南仲腐儒何真狂生聶昌凶

人李回差勝亦迂闊獨陳過庭孫傳忠直然又非經濟之手今欲轉敗為功惟人才是先望擇所任天下幸甚

南仲聶昌分使虜軍許畫河

金人欲割地須大臣報聘於是陳過

庭以主憂臣辱首自請行南仲昌各以事辭詔免過庭而以南仲使粘罕軍割河東昌使幹不離軍割河北並為告和使與王汭等偕行南仲至衛州衛人欲殺同行金人王汭汭走南仲得脫遂如相州見康王王遂出榜召兵人情大悅昌至絳州諭令割地絳人不奉詔為鈐轄趙子清所殺剗其日碎切之昌附南仲至顯位每佐佑其說以誤國論卒至禍變天下以此

○范致虛帥師入衛

時知京兆府命為陝西五路安撫使

乙酉幹離不犯京師

朝廷以虜去歲駐牟馳岡乃決汴水灌其地且置塘灤幹

離不軍至城下遂屯劉家寺自唐恪耿南仲等散西南兩道兵至是四方兵無一至者城中推衛士上四軍及中軍效勇

京東西弓手十萬餘人於是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京畿提刑秦元集保甲三萬請先出屯自當一面禮部侍郎譚出勳亦謂宜遣元以所統分四寨直固門使兵勢相屬即虜不敢逼城孫傳深然之而守禦使劉鞫又奏悉取保甲自益元謀遂塞凡四壁共十萬人○時有砲五百餘座在郊外皆弃不收兵部則曰屬朝廷係樞密院合收樞密院則曰自有所屬軍器監提舉官內侍也方以罪去京師所則曰本非掌守禦也未守禦何預於我或謂駕部當收駕部則曰庫部當收至是反為賊用○吳革累乞出兵城外下寨使虜不敢近城且通東南道路及京城被圍又密具奏乞選日諸門併出分兵期會為正兵為牽制為衝突為尾襲為應援出其不意可以制勝上惑於眾議不果從之

大風拔木 ○ 張叔夜帥師入

衛初上以手札趣叔夜提兵入衛叔夜即自將中軍二子伯奮伯熊將前後軍凡三萬人至尉氏遇賊游騎轉鬪

而前已丑至京城屯于玉津園至是勤王之師無一來者東道總管胡直孺為虜生得以示城上都人益恐尋擢叔夜簽書樞密以其兵入城同孫傳措置四壁叔夜與范瓊同襲虜營不克復左右僕射○滑

州軍亂臣殺守 閏月唐恪罷能以何卓為右僕

射恪無經濟大略從上巡城都人願擊之因求去遂罷明年二月以金人來取恪恐不免仰藥而死 粘罕

陷鄭州守臣宋伯交遁時河東諸郡或降或陷懷州

守臣霍安國通判林淵鈐轄彭年都監趙士訐張謀張潛統制沈敷張行中及部隊將五百人皆死之初城既陷粘罕引州官及鼎澧將分四行立其前使蕃官傳令問不肯降者為誰安國曰安國是宋朝守臣率眾不降又問淵等同對云某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於是引令東北望金國拜降皆不屈粘罕令解衣反縛之遂害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幾

無咛類明年贈
延康殿學士

粘罕犯京師屯青

召李綱尋除領

虜使來議和曹輔馮澥如虜營

粘罕復遣蕭慶等來議和

且貸糧堅請上出城會盟乃詔都水監丞李處權等為報謝使以書報之粘罕不受上以勤王之師不至時令挑戰以示敢敵然可用者獨有衛士三萬每出數百人雖多獲級然亦十失五六至是亡已數千虜遣使來請復請以親王詔遣越王行將出虜具兵以迎父止之於是虜聲言失信攻城甚急乃遣簽書曹輔左丞馮澥詣虜首請和粘罕即送之歸不交一談

大元帥

初虜攻城日急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聞康郎奉使至磁相間為士民所遏不得進此天意也

乞就拜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宰臣視奏猶以大字為難唐老力爭曰今社稷危矣仰其拯國顧惜一大字非計也於

以康王構為天下兵馬

是募敢死士得武學生蔡仔等四人皆假閣門祇候賁蠟詔命康王為大元帥陳遣元帥宗澤汪伯彥副元帥速領兵入衛已酉仔至相州王捧詔拜恩軍民感動是日開府○上密遣閣門祇候侯章賁蠟書促大元帥勤王兵十二月甲子章至相州白王曰陛辭日聖諭曰康王辟中書舍人隨行可令以便宜草詔盡起河北兵入衛於是王命耿延禧草詔頒之諸郡王在相州攝大名尹張慤力請王移行府以河冰方堅自相至大名雖涉河而地不遠密迹王室發勤王之兵為便也時京城圍久王既渡河駐軍北岸天下申請四集取決於霸府矣河北守臣亦將兵漸至知磁州宗澤兵三千人知潞州王麟兵一千知德信府梁揚祖兵幾萬人馬千疋張俊苗傳揚沂中田師中皆在麾下王問揚祖以諸將孰優揚祖以俊對王亦喜俊自是常在左右王留揚祖為隨軍轉運使○澤在磁州屢乞會兵奪李固渡斷賊路眾議不可澤自遣其將秦光弼張德領兵趨渡至安城縣虜騎千餘人過北城二將出東西門夾擊之賊潰斬首數百級獲其齎糧會師府

移文約赴大名遂還師先諸軍至王大悅澤乞進兵援京師汪伯彥以澤為狂譎不情澤亦詆伯彥等為失策澤曰虜寇狡計百端豈可深信當速進兵直指都城第言兵民欲見君父既兩國通和可亟退師如賊有詭謀即援兵已到無能為也伯彥等執和議之說不可破澤請自進兵至都城從之

大雨雪彗竟天○

丙辰京城

守

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被圍凡四十日

盛傳其能用六甲法可以生擒粘罕幹離不何稟孫傳與內侍輩尤尊信傾心待之又有劉孝竭等各募眾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大率效京有識者危之是日大啓宣化門出去敵不百步時天已明京盡令守禦人下城獨與張叔夜坐宣化門甕城樓上以親兵數百自衛俄頃賊兵分四翼鼓噪而進前軍殲焉後者悉墜河城門急閉京白叔夜云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賊兵登城者纔數人眾皆披靡城遂陷王宗濬引殿班下城傳呼救駕

四壁兵大潰金人因而上城統制姚仲友為軍士所殺仲友將種也自守禦以來往來東南兩壁策應夙夜勤勞在諸將中最為有功初百姓歐殺東壁統制辛慶宗朝廷縱而不問仍放罪故軍士縱恣如此蓋京師升平之人游手浮浪最多除旅居外皆在火房浴堂櫃坊雜居里巷強梁乘此擾攘聚眾作亂○初友仲欲於京城置巡檢十六員各一正一副每員統兵五百人遇有警急則一正將帶二百五十人接應常留二百五十人在地分或有細民乘勢作過以兵法從事仍置都巡三員以揔其事友仲之意以小人喜亂欲設此以防姦也而朝廷不從至是獨先被害何彥慶力戰死于城上內臣黃經督視東壁亦不敢去望闕號慟赴火而死四壁守禦使劉文慶與其子光國奪門出為追騎所殺○張叔夜言賊鋒銳甚願駐蹕襄陽以圖幸雍上然之叔夜連四日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城破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士皆殊死聞殺傷相當然諸將無一人至者○上聞城陷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春初虜之去也師道嘗勸上半渡擊之

不從曰異日必為後患至是果然。是日都人爭入都亭驛取虜使劉晏殺之。時上四軍班直猶有萬餘馬亦數千及護駕人馬等皆欲奪門而出指揮使蔣宣李福率衛士數百人入祥曦殿欲護駕突圍而出上親撫諭之不退聞已和議乃辛酉上如青城。何臬陳過庭孫傳等從二酋相見初何臬率都民欲巷戰聞者爭奮虜由是斂兵不下乃偽唱和議人心稍安。時李若水以出使留軍中二酋急令若水促何臬來議事若水入見上曰二酋止欲得兩河地別無他事乃遣臬及濟王栩為請命使二酋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臬栩回言二酋請與上皇相見上曰朕當自往爾豈可使。至軍前二酋乃許上出是夜彗星竟天庚申日出赤如血而金人自攻太原以來即以講和割地為言李邦彥吳敏取南仲唐恪皆墮其計時臬為右丞孫傳為尚書每朝議及割地必面折執政以為地不可割虜人志不在割地朝廷由是任

之初無奇策足以濟難城陷乃反傾意講和夫不信於造謀之始乃反信於破城之後辜天下之望致乘輿和議而戰守不固也。十二月癸亥上至自青城。○括金

銀。金虜來索金三千萬錠銀二千萬錠縑帛如銀之數於是朝廷大括金銀命戶部尚書梅執禮提舉根括而監察御史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侯副之。○遣使如兩

河割地。陳過庭劉韜折彥質三人其後過庭死於燕山。尚書省火。未幾天

延燒居民五百餘家。雨雹。

丁未 靖康二年 五月高宗皇帝即位改建 春正月

朔命親王二人如虜營賀正。粘罕遣其子真珠大王同虜使八人

來舊制正旦朝會御大慶殿諸國使人賀殿前列法駕儀仗百官皆冠冕朝服諸路舉人解首亦士服立班其服二梁冠白袍青緣諸州進秦官各執方物入殿諸國使人大遼大使頂金冠後簷尖長如大蓮葉服紫窄袍金蹀躞副使展裘金帶如漢儀大使拜見立左足跪右足以兩手着右肩為一拜如漢儀夏國副使皆金冠短小樸製服緋窄袍金蹀躞皮靴义手展拜高麗與南番交州使人並如漢儀回紇皆長髯高鼻以疋帛纏頭散披其服于闐皆小金花檀笠金絲戰袍束帶并妻男同來乘駱駝檀兜銅鐸入貢三佛齊皆瘦瘠纏頭緋衣上織成佛面又有南蠻五姓蕃椎髻烏檀並如僧人禮拜入見旋賜漢裝錦襖之類更有真膺大理等國有時朝貢大遼使人在都亭驛高麗在梁門外安州巷同文館回紇于闐在禮賓院諸蕃國在瞻雲館懷遠驛惟大遼高麗就館賜宴是歲正旦乃命景王祀濟王栩如虜帳致賀都人傷感繼之以

大風霾

是夜西北陰雪中有如火光

庚子上如青城

虜索

金銀益急欲縱兵入城且遣使來曰農務方具將歸矣徽號事當面議

陳規敗之

權府事陳規率軍民固守先是規知安陸縣率民兵數千援京師路梗不能達還及境上

盜犯德安府

會盜祝進攻德安守臣李公濟遁父老迎規攝府規率軍民禦進却之後又來攻圍凡十有七日而去

死于虜營

劉韜守真定有威名虜人知之欲用為尚書僕射許以家屬行韜不可手書片紙遣人遺其

子曰忠臣不事二君此予所以必死也乃以衣修自經于城南壽聖院中具贈資政殿太李士謚忠顯鞞初在陝西為童貫所知及是能以忠死諷者

徐揆死于虜營

徐揆及

不以前失所從為鞞罪云
丁特起汪若海何剡等各為一書欲遣二酋留守司不許揆獨詣南薰門誑言獻金銀虜遣騎取揆赴軍中揆出書略云

遣人入獻二酋見書詰難揆厲声抗論為所殺○黃時再繼亦貽粘罕書責其久留

且謂內侍監訢醫官周道隆為倖濫渠魁今取過軍前坐席未煖乃志我宋前日恩寵妄具間諜稱有金銀窖藏在家則是前日故違根括指揮若使未過軍前則人人蓄為私藏貪吝悖逆罪合誅戮賜乞行遣徇首京城○樞密院編修胡瑄亦為書貽粘罕曰

凡千餘言

虜犯蔡州

知鄂州崇陽縣李洎死之時以羽檄召天下兵入援邠渚縣七當發三千人洎召募才六

百銳意欲奮或謂洎盍徐之以須眾集洎曰事急矣當持一信報天子為東南倡即日引而東過蔡而蒲圻通嘉二邑之師至合而前天大雪蔡之保甲躁而奔曰虜至矣即整陳以待少焉游騎微集洎馳馬先犯其鋒下皆步卒蒙鹵楯徑進頗殺其騎騎且走洎乘勝追北約十里許大与虜遇飛矢蝟集二邑亟引去吏士无人色視洎獨留不忍舍之歸洎創甚猶被血大呼叱左右負已以戰遂遇害士死什七明年虜退蔡人以洎尸歸朝廷錄其忠贈朝奉郎官其三子云

二月朔上在青城○丁卯太上帝后如青

城

辛未皇后皇太子如青城

初南壁統制官吳革聞上皇已出入白孫

傳請力留皇后皇太子且為傳畫計乃於啓聖置局名賑濟所募士就食者至万計革陰以兵法部勒且告急於康王及在外諸大臣約日大率至是革請以所募士微服潰圍以出傳不許拜傳督脅不已傳未聽傳在皇城司其子來省傳叱之曰吾已分死國矣汝曹速去勿乱人意范瓊恐生變先以危言驚衛士

按唐末五代國璽不存周廣順中造二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寶一曰皇帝神寶我太祖傳之太宗即位乃更製寶如周承天之文真宗亦自作寶而更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自此累朝即位皆仍此文作新寶仁宗明道元年以為火所焚又更製焉英宗之初命歐陽脩篆文以製新寶范鎮之

請王珪等之議皆謂不當改作言格不用因鎮之奏乃知累朝此寶皆從葬也神宗哲宗亦循此制今虜所取白玉之寶十有四其中有恭膺天命之寶二者即上皇與今上之所製者也其他不復盡錄

李若水王履死于虜營

獨吏部侍郎李若水大呼罵虜虜擊之面目為傷若水氣結仆地良久乃蘇虜使人監視日三飯飲之若水絕不食虜怒囚之若水母張氏聞變哭且言曰吾子死難必矣至是粘罕再召若水云云若水知虜不可以義動因歷數其失信五事肆罵不已粘罕大怒即圍立下敲殺之若水將死奮罵愈切胡相謂曰大遼之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郎者一人初

若水之出使也修武郎王履副之使還迂觀察使抗虜不回卒以俱死履臨被害略無懼色且歌詩末章云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人聞而悲之若水死年三十五中興贈觀文殿孝士謚心愍履贈武勝節度

王次濟州

元帥府官軍及羣盜來歸者凡八萬人分屯於河南諸郡而向子諲在宿何志同在許趙

野范訥在宋趙子崧在陳皆圍繞京師未得進先是王黼魏伯芻變河北益稅為益鈔法專置提舉官賣鈔於權貨務及京師道梗商旅不能通張慤建議即元帥府印給益鈔許益商詣河北漕司大名安撫司輸錢取益於逐州益場不閱旬得緡錢五十萬佐

虜犯雷澤縣尉宋拱敗之

軍興公私賴其利虜游騎至縣尉宋拱禦之拱勇而有謀先搭繩桑下虜至挑戰已而偽遁虜追奔馬絰而止悉斬之大風拔

木○金虜責金銀殺從臣梅執禮等四人

戶部侍郎梅執禮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
安扶並坐根括金銀不登為金人敲殺御史胡舜陟
胡唐老姚舜明王但各杖數百幾死於是再括○留守司差
官百員分坊巷遍括左諫議大夫洪芻等分詣懿親蕃衍宅

延寧宮火

元祐孟皇后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初
上與李若水大更張弊政乃尊后為元祐皇

太后已草詔書未及行也時六宮有位
號者皆從二帝惟后以廢得存

三月朔上在青

城○金虜納張邦昌

吳革謀起兵范瓊誘殺之

初革既募兵後遷居
同文館附者至數萬

人又引太學生吳鉞朱夢說徐仁等數十人與參謀議革率
衛士殺妻子以圖迎二帝欲奉九廟神主以從軍先誅范瓊
等數十人乃命兵突出十八門期用三月八日舉事與謀者
推兵部尚書呂好問監察御史馬伸張所奉議郎致仕吳給
等數人革將起兵其參謀吳鉞等曰事急矣緩則且泄有不
測之禍是夜班直班廣等數百人排闥曰邦昌以翊日受策
請奉事革以衆不可奪被甲上馬時已黎明北行至咸豐門
四面皆瓊兵瓊遂與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左言謀給革至帳
下議事遂斬之其徒百餘人併戮河上革至死顏色猶不少
變革為人天資忠勇天文地理人事兵機無不通死之日知

與不知皆為泣下

丁酉金虜以張邦昌僭位偽號楚

色薄而有暈百官皆慘坦邦昌亦变色惟王時雍吳玠莫倚
左言范瓊等欣然若有所得

是日風霾日

邦昌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及稱聖旨與執政侍從坐
議必自稱名遇金人至則遽易服禁中諸門悉緘鎖題以臣
邦昌謹封易詔曰手書○邦昌尋以胡思權戶部侍郎兼宗
諤權司農少卿胡直孺戶部尚書前諫議范宗尹吏部侍郎
謝克家落致仕中書舍人李擢並仍舊職李寧靖詹義並權
直孝士院王時雍權樞密院兼領尚書省呂好問領門下省

徐秉哲領中書省尚書左丞馮澥守舊職李回權右丞吳玠
同知樞密院事莫倚簽書樞密院事周懿文開封尹王及之
權都水使者大抵往來議事者并倚也逼逐
雍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李回靖康初簽書
樞密院事及是前執政在城中者惟回一人馮澥曹輔留虜
營邦昌素善解將歸之而輔不在請中故以回補其處時雍
既受命請用二府蓋韜許之時雍蜀人也在蜀為市伍圖利
人謂之三川牙郎至是都人又號為賣國牙郎并倚為虜來
須索朝暮往還賊中有捷疾鬼王之號粘罕幹離不有了事
官人之稱都人亦目之為賣國吳牙○時雍尋領三省事及
郎官王及之王紹皆擅政每以佐命功臣自許士夫切齒因
呼三王及之等又命有司籍隆德二宮寶貨賣靈沼魚藕以
贍百官御史馬伸檄之曰古者大臣去國三年不反然後次
其田里今
行止未決爾等輒敢取兩宮物逆
節甚矣力爭乃止○初有司趣百官入賀太學博士孫逢獨
堅卧不屈夜既半同寮強起之不從至垂泣而與之訣事畢

有同舉不至者欲以復于虜以逢及駕部負外郎喻汝礪為請邦昌以畢至告乃得免逢聞之曰是必將肆赦遷官以重汚我我其可俟遂發疾而死○未幾考工負外郎虞暮太李博士朱震並致仕○工部侍郎何昌言請更名善言其從弟昌辰亦更名知言時徐俯致仕居城中買一婢名之曰昌奴遇朝士至即呼前驅使之○李熙靖時以顯謨閣奉祠始邦昌與熙靖直李士院熙靖拒之因憂憤不食疾且篤謂友人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泣數行下未幾卒中與贈延康殿李士○禮部侍郎譚世勳既得歸邦昌命權李士院而世勳称疾堅卧不起邦昌知不可奪遂已後贈延康殿學士謚端潔

宗澤敗虜于長垣

初朝廷徇虜意遣曹輔往河北迎康王何真請上於輔衣屑繫書詔

以傳密旨輔言不見王而還金人又趣再遣中書舍人張澂以蠟封詔行澂至開德語諸將未可進兵澤怒命將士射之激與同行金人俱遁澤約諸帥會兵五旬無一人至者澤奮願擊虜引諸將議之都制陳淬曰虜方熾未可輕舉澤怒

將斬之諸將羅拜乞貸淬效死乃命淬當先以贖過遂進兵未十里與虜遇出虜不意敗之于長垣澤既敗虜遂得韋城縣虜欲夜襲澤澤知之日暮移軍南華賊果夜至得空壁大驚自是不復出澤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為用澤為書與諸道勤王師勸督兵入援趙楸范訥皆以澤為狂言不谷○澤自南華遣兵過大溝河襲虜又敗之時四方勤王之師只留近甸惟澤力戰及知冀州權邦彥亦領兵與澤同抵韋城○澤得虜所掠人

謀引兵渡河據賊歸

路而對壘諸寨一夕解去澤號慟即自臨濮引兵趨滑州抵大名城而勤王之兵無一人至者又知張邦昌僭位擬先行誅討乃將所部復還屯衛南復貽書遺康王言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曰尚恭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志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偽澤謂所親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時發運使翁彥國起東南兵數萬至泗州不行知州事賈公望以京城望救責之

彦國始持軍迂程渡淮而進。○初金人以兵五萬守潼關扼西來之兵陝西制置使錢蓋統兵十萬至穎昌聞京城已破蓋遂弃大兵挈家往湖北由是襄定至荆門一路騷動。○陝西宣撫使范致虛自長安領兵十萬勤王日與虜戰攻奪潼關既得關乃引兵東去遂至陝府粘罕遣將率精銳騎擊致虛前軍敗之致虛不敢進駐兵潼關以疑敵而已先是裨將李彥先說曰陝為軍後蓋少遺之兵行者利速多為支軍則舍不至淹敗不至覆不然衆屯聚出殺澗一蹶於險則敗矣致虛不聽。○有溥亮者同州人知古兵法种師道嘗薦之召亮赴關亮聞命哀兵得數千至陝聞賊登城即兼程而至陳蔡間羣盜皆為亮所殺京西安撫使何志同以便宜假亮官為統制率之以行亮軍嚴整所至秋毫不犯自朱仙鎮直抵韋城粘罕後軍大驚狼狽而去。○**程興復西京** 斬偽留守高世遺緇數萬疋軍士畏亮不敢取。○**程興** 復西京守高世由范致虛既敗統制程興與族弟進提兵數百潛入洛陽擒世由及偽隨軍轉運張友極斬之友極前為河東轉運出由

知澤州金人再入
以城降為虜用
軍屯濟州阿离字字董
為河東統軍屯河陽

虜置河北河東統軍

明珠字董
為河北統

幹離

不退

夏四月庚申朔

粘罕退

○江寧府軍亂

軍校周德等率眾叛執知

府宇文粹中殺通判王道鈐轄王宗韓及曹掾官七人嬰城自守

張邦昌降偽赦

與赦

覃恩同但改赦字為手書而已時四方勤王兵大集吳玠莫儔為邦昌謀令散還諸路故偽赦首及之其文著作郎顏博文所草也○邦昌又遣范訥范致虛錢蓋翁彥國劉光世等手書外題雲付某人內云邦昌上某官仍用內侍省印○發運副使向子諲在亳州邦昌遣其甥劉達賫手書以往子諲不啓封而焚之械繫達于獄遣使勸進于康王○邦昌手書至虹縣縣令以下迎拜宣讀如常式武尉徐端益獨不屈膝而走事定子諲言於朝廷易文資○國學生游相上書請邦

昌歸政康王不報

汪伯彥譖殺侯章

先是黃潛善遣張宗至京知虜人立張邦昌事

宗既歸道逢侯章具以告之章走濟州言曰事既如此諸公別無措置奈何且以言侵伯彥等伯彥請誅之康王再三不可伯彥力請以其鼓惑三軍遂斬之

癸亥元祐皇后復居延福宮

其策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西宮故事識者有以覘邦昌之意非果真為趙氏也○先是監察御史馬伸言於邦昌曰伏見逆胡犯順且逼立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虜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虜退多日吾君之子亦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以為外挾強虜之威使人游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為久假不歸之計一旦喧闐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后命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間

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竢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而福不然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為宋朝叛臣也自邦昌僭立凡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馬伸始貽書稱太宰相公書入邦昌命一切改正尋降手書迎后
庚午垂簾聽政
邦昌以大宰退處資善堂邦昌僭位至是凡三十三日
甲戌降手書迎康王
手書曰比以敵國興師

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群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

與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漸底不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時侍御史胡舜陟上疏請后降詔諸路使知中國有主康王即位有日以破亂臣賊子之心呂好問言今日布告之書當令明白易曉不必須詞臣遂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書御封付御史臺看詳然後行下

輿服御來迎邦昌率百官上表勸進表略曰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存王時雍徐秉哲奉乘

趙之心其表亦汪藻為之邦昌繼至伏
地慟天請死王待以客禮且慰撫之

九朝編年備要卷第三十



